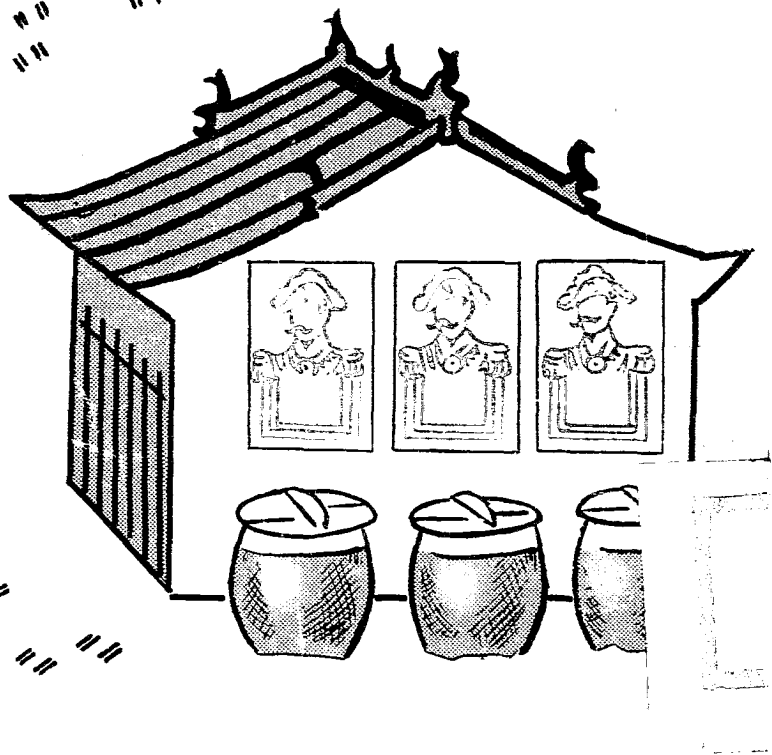


某國人在中國



mt
I25
127

國中在國某

編人谷鍾



月七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3 1764 9119 3

某國人在中國 目次

還鄉·····	胡琴子(一)
某國學生在故都·····	李盛(七)
旁聽留學生·····	寄阡(一四)
壓迫我學生的特務人員·····	彩南(一八)
一個宴會·····	秋檀(二二)
明陵的櫻花·····	鍾栳(二六)
兌匯款的某國人·····	王文(三二)
運毒保護人·····	金容(三六)
往事·····	傅塞夫(三九)

某國人在天津	衛津汶(四四)
某國人在山海關	望滌(五七)
某國人在冀東	生久(六三)
某國人在北平	鄭亞(七〇)
某國人在北平的白面房子	周曜(七七)
大荒地的某國人	外行(八五)
某國人在山東	一誠(九一)
某國人在青島	余一夫(九九)
冒牌浪人在福州	聞堂(一〇六)
某國人在滬平車上	及時(一一三)
某國人在廣東	英弟(一二六)

還鄉

胡琴子

我意外的接到了母親從關外家鄉中拍來的電報，說：「父病速歸。」這個消息使我還驚惶的了不得。我便馬上決定，於當晚登上平瀋通車往家鄉去了。

當我臨行時，僅僅只有兩個朋友知道，她們送我到車站上，同時還送給我十本畫報，爲的是在車上看看，好免去寂寞和着急，因爲這一路上是不能看那完全帶字的書，恐怕引起某國人的注意。她們千叮萬囑的叫我多注意，小心一點，別被扣留在山海關，或是再叫我走回頭路。

1
車一開動，我就感覺到害怕，好像連生命都沒有把握似的。我着急，我着急快過山海關，我的心好像是油鍋上的螞蟻，滾動不安。我想：這一道關可能順利的過去嗎？不會發生什麼危險吧？好則我是一個女人，聽說對於女人是不怎樣注意的。我一面安慰我自己，一面我的手不停息的翻弄着畫報，盼時間快快地過去。

困難終於到了，火車剛一出關，我的心不由自主的就跳起來了，我更加勁的翻着書報，好像翻牠能免掉什麼危險似的。

火車剛一停下，穿黃衣服的人就魚貫的擠進了車廂。我不敢瞧他們，我覺得他們的黃呢子的制服和腰刀上都放着瘴惡的光芒，刺人的眼目。這時候我雖然想要力持鎮靜，但是我的手，甚至我的全身，都在哆嗦。

車裏車外都噪雜着，我聽不清他們喊的是什麼。黃色的東西一個一個的從我身旁走過。忽然，「你的看看。」我想；這回糟了，不是說不注意女人嗎，他爲什麼要問我呢？我從坐位上站起來，我相信那時候我的臉一定像巴掌打的那樣紅，我簡直要停止住了呼吸。有兩個穿制服的人站在我的眼前，一個從我的手裏奪去了畫報，另一個打開了我僅僅帶着的一隻手提箱。他好像一驚似的，噤哩咕嚕的向那個人說了一套，手指着我的手提箱。他原來看見我的手提箱裏面放着我沒有拿出來的幾本畫報，他一齊拿了出來，遞給那個人，他們按本的翻着看。

這時候，我真是窘到萬分，我一動不動的站着，扣住了我的雙手，我覺得一切都在旋轉，我什麼都甞不清楚了。

「你的念過書麼？」我被這一聲驚醒。「沒有。」我一邊說，一邊搖頭。

他們仍然翻着畫報，他們看見那上面有電影明星，他們指劃着，戲笑着。他們看見上邊有中國軍隊檢閱，有中國要人照像，他們好像很驚愕。

「你的那裏去？」他們又問。「上哈爾濱。」我答。

他們又注視我，上下的打量着我。對我似乎有點懷疑，因為我打扮得四不像。又不像學生，也不像一個主婦，更不像一個鄉下人。

「你的幹什麼？」

「回家看父親。」我很懦怯的答着。

「不，你的做什麼事情的有？」

這句話問得很糊塗，我想這該怎麼答呢？我皺起眉頭向車廂外看着。我盤算着我一定要被扣留在山海關了。

「你的姑娘？媳婦？」

「我的是媳婦，婆婆家的來，回媽媽家去的。」我忽然明白了，假裝說結婚比較好一點。

「你掌櫃的幹什麼？」

「買賣人。」我好像突然的說了一句。

他們咕咕呱呱地，連說帶笑的盯視着我。後來把十本畫報挾起來，說：「這個的衙門沒收。」我點點頭，他們算走了。

唉！我真像過了一道鬼門關，車開後我鬆了一口氣。我的朋友送給我十本畫報不要緊，差一點兒把我送給某國人。

×

×

×

×

帶着煩燥和恐怖的心，好容易到了家。我父親的病已經好了，原來他沒有什麼大病，只是因為我的弟弟死去後，他很想看看活着的我。

我到家後的第五天，父親爲了一件急事到長春去了。我的祖母因爲年邁多病，吸鴉片烟保養，父親不在家由母親代燒烟泡。叔父和嬸母雖然年青，也有着很利害的鴉片嗜好。一家人幾乎都是鴉片嗜好者，這在偽國境內倒是很普遍的。

一天，剛吃過午飯。叔父照例是晝夜顛倒，還沒有起牀。可是烟燈永遠是點着的。嬸母迷迷糊糊的躺在牀的一頭，手搓着烟泡。祖母在母親的屋裏呼嚕呼嚕的抽着。我和

二嬸母坐在牀邊上閑扯着。忽然看見兩個穿黃衣服的某國人，和兩個穿黑衣服的朝鮮人，手裏都拿着手杖，從大門外遠遠而來。二嬸母說這又是佔房子的，便很快的跑了出去。這功夫進來了一個僕婦，說：「趕快，趕快，捉烟燈的。」我赤着雙腳從牀上跳起，一把抓起母親的烟具，從牀後的窗戶跳出去，我不知所措地蹲在房子後邊的花園裏，有一些桃樹，櫻桃樹遮着我的身子。我看見母親從窗戶裏扔出烟膏盒，烟灰筒，都滾到草裏去了。我的腿打顫，我想要把我手裏的東西放下，但是我找不到適當的地方。東三省已竟成了鴉片的窩巢，到處都有鴉片零賣所，吸鴉片在偽國是公開的，怎麼還能犯法呢？真是鬧的我莫名其妙。

我聽見喊：「你的起來，起來！」我知道這是叫着叔父起來，我的心更是加倍劇烈的跳。

一會兒，一個某國人到母親屋子裏來搜查，他說：「你的有。」他看見開着窗戶，也跳上牀，從窗戶跳了出來。他找到樹下，看見了我手裏拿着的東西。這時候，我恨不得盼着地上裂一道縫，讓我鑽進去。他冷笑了兩聲，說：「你的來。」我因為一抖，把手裏拿着的東西都掉到地下了。他俯拾起來，我隨着他從窗戶又跳進屋子裏來。

他叫了一個朝鮮翻譯人，厲顏厲色的問我：會不會吸鴉片。又摸摸我的脈，還要看我的舌頭。母親站在旁邊說：「你不用疑惑她，她不是我家人，她不會吸鴉片。」

他們翻箱倒櫃的，得着些烟灰，還有很多生烟土。他看見叔父皮包裏有偽國鈔票，很整齊的疊着，他說：「這個的你預備私買賣烟土。你們不買鴉片零賣所的，你們沒有鴉片吸食證。你的錢有也不成，一定要把你扣起來。」

他們一定要帶叔父走，甚至於做打的形式。祖母打電話給一個朋友，請他趕快來想辦法。

鴉片在東北雖普遍，但不能私自買。可是他們指定的地方所賣的烟土，是含着特別殺人最快的毒物。

我回了一趟家，受了兩次侮辱，真是不敢再留戀那塊生我的土地了。那真是一個黑暗的，殺人的世界。如果我再在那多住上一些時候，我不被某國人嚇成精神病，也將成一個鴉片零賣所的主顧。

某國學生在故都

李 盛

雖然整個華北的政局好像悶在葫蘆裏一樣的渾沌，多變，每一個人都在恐懼的心念中提心弔胆地過一天算一天。可是，我們的學校（在北平）却在表面上好像很平靜的空氣中舉行着秋季始學禮，校長千篇一律地說着勉勵的訓詞，教務長各教授也敷衍了不長不短的演講。散會後大部份的同學仍滯在禮堂裏，分成十多個小團體，五個十個不等，東一堆，西一堆聚着談閑話。因為大家都是熟透了的，所以不分你我地什麼都談到。偌大的禮堂就被這種聲音所佔有，十分熱鬧。在談話中我向四面望望，看有誰還沒有到校？誰瘦了？或者胖了？我的視線碰到禮堂角落的地方發覺有四個面目完全不熟悉，矮矮的同學也在靜靜的談着天。我想學校在秋季根本不招生，怎的來了新生？而新生來了不久却又能這樣快的認識而至於親切地傾談着則更是奇怪。正在忖度的時候，上課鐘響了，大家按着學號找自己的座位。剛坐下，望旁一瞥，剛在陌生臉孔中之一赫然在我鄰

座。當然，照例大家的頭點了一點。

「請問貴姓？大名？」他微欠着背輕聲地說。

「敝姓李，名盛。您貴姓？」我也問他。

「小名平×崔×」他回答。露出一種沉沉的微笑，一定以為我當知道他是某國人的時候多少有些驚異。的確，我有些驚異，甚至於討厭。真不願多講，但逼於目前情形，祇得說下去：

「呵！原來府上是某國。來北平好久了嗎？」

「不，剛三個月哩！」

外國人來了中國祇三個月就能說得這樣一口流利的國語，實在是誰都要奇怪的。我讚着道：

「了不得，了不得。三個月說得這樣好。佩服得很！」

「那裏的話。」他更得意了，說：「來此地雖祇三月，可是我在自己校裏的時候加入支那語講談班已有三年多。去年又到滿洲國去了一趟，在那邊得到滿洲國人的幫助，所以……」

我一連聽了他說滿洲國長滿洲國短，心裏非常惱恨，他明明在諷刺我，向我示威，我的臉不由得一陣陣的熱起來了。我高着喉嚨連着嚷道「佩服……佩服……」，自願離開教室，心裏還是撲撲的跳。我恨，我慚愧着自己的懦弱，無能耐。不過在最起碼的談話上就顯示了弱點。要是在戰場上正面敵對着那時又怎樣呢？仔細一想，慢慢地回復了理智，我知道已犯了極大的錯誤。我從新回到課室裏，假裝出好像並沒有剛才兀突的一回事。坐下椅子時又相互笑了一笑。我肚裏明白，這與其說笑還不如說哭來得恰當些。

落課後，我跑到註冊處一查，才知道是某國特派來的旁聽生。每一級有一個，選課祇及我們五分之一，不到六七學分，而且都是最普通的像法學通論，論理學等。我奇怪他們這種患着誇大狂的國家裏，難道連這些基本學識都沒地方去尋却要跑到我們這「文化落後」的國家裏來開墾嗎？再奇怪的是爲什麼旁的學校不派偏派到我們校裏來？百思不得一解，祇得推想或許是我們校長和他們的特殊因緣吧！

某天晚飯後我照往常的習慣到市場裏去溜一溜，看看有什麼新書或者舊書。到了一家熟悉的小書攤裏，書販老張拿出兩本舊書來揚了一揚，對我說：

「李先生，您好！書要吧！」

我一看，一本是士敏土，一本是日文的資本論。是我關照他留意尋的。一看到很開心，出了很少的價錢又可以買到好書。書販把書包好交給我，就又溜到旁的地方去。大約在北平住過的人總知道東安西單兩商場的情形吧！單是舊書攤就是十家二十家的背靠背陳列着的。我並無目的的又回到背後一家書攤在東翻西翻的看書。忽然聽見老張和一個人談話的聲音，這聲音好像好熟，可一時又想不起來。這聲音說：「李先生常來向你買書吧！他平常買的什麼書？」

「他什麼書都買。」老張的聲音。「今天買的是資本論士敏土。您要買什麼書嗎？」

「好的。可是你家裏有什麼絕板的，禁了的書嗎？」這聲音又說。

「有的是。不過價錢要認真些，剛才李先生就最喜歡這些書。您要，我家來好了。」

我一聽話路道有些不對，閃到對面。原來那聲音就是那友邦人。穿了一身標準的中國長袍馬褂，呢帽戴得低低的。我勉強壓制住自己惡劣的情緒對他說：

「平×君，您好，買書嗎？」

他一聽到有人叫着他的名字，即刻回轉身來，眼睛一霎霎，看來好像很機警的，可

是又不免支吾的說道：

「喔！李先生。是您！是的。想買些書，是的。想……想買本書送你。因不知你喜歡什麼，所以問了老板……」

看他一付鬼鬼祟祟的樣子真想括他一陣耳光。我笑着說：

「不敢當，您太客氣了！」這模糊糊塗塗的扯了一會兒又分開了。

經過一個月的光景，從他的行動言論看來，我們暗地裏交換着意見，決定他們這些人必負有特殊使命來的，他們並不住在校裏，自己家裏整天有友邦人士的進進出出，十分忙碌的樣子。跟我們談話起來總像是新聞記者探問消息的口氣，從頭一直要頂到底。不論什麼會社小組組織都有他們的參加，而且特別起勁，拼命向團體的中心鑽。從不會放鬆一些空閑來宣傳他們的王道。他們常常向校內的校工廚房稱許自國的偉大，說自國是最幸福的地方，自國人是最仁慈的人。說他們的工資如何的高。諷刺他們的工資爲什麼這樣低……那些工人聽到這些話都感到很羨慕。在這種場合，我知道用理論向他們解釋，什麼工資鐵則啦，物價指數啦，生活程度啦，是不生效力的。我祇舉了實例給他們聽。表示在某國每天有兩塊錢還是抵不上在中國五毛錢的用場大。最後我總用一種責

問的口氣問他們：「你們願意爲強盜作工嗎？」回答當然是不。

還有一件事實足以引起我們懷疑的就是在平×的左脅下特別隆起了一塊。我們永沒見他從這地方取出一個皮包，或者一本書。也沒看見這塊隆起的地方曾經隱沒過。直到有一次偶然的巧合使我們的懷疑得到一個比較靠得住的結論——手鎗。事情是很巧的，在落課休息時間裏，我們大家在庭子裏拋擲網球以爲戲。當然他也在場，正在搶得高興的時候，忽然球直飛到他前面，他用手去接，一個漏空球打在那塊隆起的地方，祇聽見「冬」的一聲，又彈得老遠。僅此，就可證明我們的結論決不會錯。因爲不是鐵器決不會有鋼聲，人體更不能有這樣大的彈力。從此以後，在我們的腦中留着他們的印象是惡魔，帝國主義的警狗。我們不敢和他更親近，不談深切的話，但不得不維持相當的關係。

這樣一直到一二九，那慷慨激昂日子的來臨那天以後，我們就彼此分手。因爲那天他竟公然的在馬路上指揮着他們的浪人來阻撓我們出發示威的遊行。他底全付本領完全施展出來。長衫馬褂不穿了。穿起緊緊的西裝，臂上纏了一條紅線，左脅平復了。代之的右手擎住一支鎗。他一臉的汗直淌，氣噓噓地，暴着筋呼喊，督着浪人向我們包

圍。可是，我們，人數卅倍大於他們的，拔起拳頭，喊着口號，高歌着祇願望前衝。人羣裏祇見我們的人，他們已被我們的羣衆吞食了。而他，平×君，也溜了。

好久看不到他了。或者會慢慢的忘掉。但是，那天他溜走時帶着的那雙狠狠的紅眼，獐笑着的面容却永遠也忘不了的。

北平三七·

旁聽留學生

寄 阡

樣樣落後的中國，爲要迎頭趕上去，每年都有多批的留學生放出洋；相反，人家來留學中國的倒不多見。近年來，北平大約是爲環境的「特殊」很有進步的緣故，居然有了不少友邦青年前來留學。當然他們是要檢着較好的學府尤其是教授去研讀。他們不要考文憑，混資格。在大學聽講的，大多已經在大學畢業過。前來聽講，也只要由某外交機關專函指送，取得旁聽生的名義便可。既可免入學試驗麻煩，又不像偷聽的蹩扭。這種研究學術（？）的精神，真不能不叫我們佩服。

因爲他們來這是客邊，處處都受優待。爲着便利他們聽課時間不衝突的緣故，教授們都能爲他們挪動鐘點。例如我所選讀劉的課，本與陶的課相銜接着，旁聽陶的，一點不礙。偏偏劉的課與許的時間衝突，因不便於在這班旁聽的一位留學生，劉君竟將鐘點挪動。這卻害苦我了，我旁聽陶的課是無權請哪一位改改鐘點的。

去年十二月十日——一二九的次日早晨，在某樓東南角的一個正上社會學的教室內，因為頭一天的事件，課已不能正常的進行。同學到班的固甚寥寥，教授進來時也是哭喪着面孔。互詢消息的結果，知道了已經住進醫院或公安局的還沒有確數，餘下的都在忙着各自的工作，並且是馬上要宣布罷課。具有同感的教授當然很表同情，也就報告了他們教授除已加緊預備對各方，尤其是對住院住局的各位有所表示外，深望同學們要有切實認真的精神。這時各人似乎都需要時間去做各人的事，心緒的不安已經在各個難看的面孔上充分的表現出來。

教授剛要離開教室，忽然有一位同學請他對這次事件表示點個人的意見並給同學們以相當的指導。這卻難住他了，他的眼睛很快的瞅着左前方的一個坐位閃了閃，啞着嗓子低聲的說：「此間多有不便，隨時可去研究室或我家中談。」當他剛走出教室門，輕聲對後隨的幾位同學說：「後邊有旁聽的留學生，有話去我家裏談好了！」

接着好些時沒有上課，這班子留學生雖然有許多未再見面，可是飯堂，圖書館，以至宿舍還是不斷可發現他們一部分的影子。這樣好學不倦（？）的精神，有時真能刺激得許多同學不安。

本學期開學了一個多月，以前和我們同班旁聽的一位留學生還不見來。我們一面有些懷疑，一面卻也有些高興，其中原由，當可不須細說。忽然一天早晨，我正在打網球玩，一位帽子蓋住眉毛，圍脖繞齊鼻尖的人慢慢的走近球場旁邊，含笑的向我點了點頭。一時我倒想不起是誰。等上了課，纔發覺是那位旁聽生。我們這班人數雖少，易於認熟接談；但是他去年和我們同了半年班，到底不會接近過一個。我們這種態度的對或不對，姑置不論，而他卻現着很有些不如意。所以這次前來，常常想法子和我們接談，偏偏我們都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心理，處處躲避他。

春假後的某一天，閒踱到一個同班的房裏，發現這位旁聽留學生在坐。冷笑的面孔，叫人一看，就能覺到有些蔑視的樣兒，最少也有點炫耀的成分。中國話並不熟練，扯了些天橋，市場，胡同，麻將，樂子館，蹦蹦戲一類的話。我因不便即時退出，只好陪坐了一會。後來又有一位同學來，那時我覺得臉上很有點發熱。

當他走後，這位同班對我說，有一天上教室去較早，誰知這位留學生到得更早，那裏只他們兩個人，避不過對談了一會，接着還給宿舍來有電話，可是不會遇着，這次竟然親自來了。爲着研求學問（？），如此的勤於求師訪友，我們是真不能像這樣幹嗎？！

我屢次想仿着他們的態度結識他們，但是有人對我說，各種條件較他們差，像那樣幹，極易演成「麻雀捉不着，先丟了根綫」的結果。在這萬般有罪動輒得咎的情形下，我終於無勇氣的退卻下來。

壓迫我們學生的特務人員

彩 南

朋友，抱歉得很，你的來信已靜靜的躺在信箱裏兩星期了，並不是沒有時間給你寫回信，實在是爲了你那固執的錯誤觀念，我無法打破。記得在去年的幾封信中，我曾經告訴過你：北平不是一塊「樂土」。但是你不相信，這次的來信你又羨慕北平學生的幸福：什麼「北平有很高的文化」，「北平有偉大建築」。的確，北平是有這兩樣東西；但是，這所謂「很高的文化」抵得住敵人的大炮嗎？「偉大的建築」，能使蠻子們的侵略不進入嗎？

朋友，我再重復的告訴你：北平的學生不但沒有幸福，並且時刻都在敵人直接的或間接的壓迫下過着困苦的日子。同學們因爲得不着他應有的自由，有的就變成了傻子，整天整月的不說一句話；另一部份就變瘋了，恨不得咬人。

這些話，我知道你又會惑疑；不過我希望你能來這塊「樂土」裏來待上些日子，你就

會知道我的話一點不誇大，你就會看出在敵人的特務工作下喘息着的學生們的廬山面目，爲了加強你的信心，我舉一個最近的例來告訴你：

上星期××學院的同學們，正在舉行服用國貨的宣誓禮，忽然發現了兩個某國人在裏面；自然同學們知道他們——某國人——是幹特務工作來的；雖說中國人宣誓服用中國貨沒有秘密怕別人知道，但是，對這兩個不懷好意的好細來參加，總有點憤慨；

「叫他快出去，」一個同學提議。

「這是中國人的事，用不着他們來參加，」另幾個同學在說。

「.....」

主席見着全體同學的憤懣，不安，只好請那倆位不速之客退席。

朋友，你想，假如一個人的陰謀被人識破後，他應該怎麼樣？你一定會想：「牠們倆就很狼狽的逃跑了」。不！他倆不但不逃跑，反而很得意的坐着，好像他倆有權利參加這會似的。

事情鬧僵了之後，有的同學就主張用武力驅逐，但是同學們還沒有動手，他倆的手槍早出現了。唉！朋友，這成了個什麼世界？這在你的想像中恐怕是不會有的吧！？

你聽着，有趣的還在後面：

「主席：剛才我瞧見他們一個在照像，一個在記錄，我們應該搜查一下。」有人報告着，

「對，搜查一下，不要讓他帶走什麼。」有人在附和。

全體又亂了起來，異口同聲的叫「搜」。

每個人似乎忘了敵人的槍。的確，這時候的槍，是屈服不了幾百個熱血青年正在心中燃燒着的怒火。

事情越來越嚴重了，說不定流血的序幕就要拉開。

正在緊要關頭的時候，救星到了。一個警官帶着幾個弟兄走進來，用着他多年的經驗，彈壓着，指揮着，一面叫大家安靜，一面「請」那兩個某國人到另一間屋去坐。

進了另一個房子，警官爲了表示親善，伸出右臂去想同那兩位「貴賓」握手。對方只把眼睛翻了一下，毫無旁的表示。

朋友，假如你處在這種情形下，你會不會跳起來打他們兩個耳光。

但是，我們這位可憐的警官，他爲了職務關係，只好忍受着一切，向他解說：請他

將照的像片及所記錄的拿出來，就把這事解決下去。

任你是蘇秦轉世，也說不動那倆個會說話的啞子。

同學們又喧鬧起來了。

警官看了事情的嚴重，向大家說：「帶回區署去解決。」

同學們知道不妙，「帶回區署？」「帶回區署不一切都完了嗎？」同學們想着，於是就叫「關校門」，「不將東西退出來就揍」。

事情就在這裏告了結束，不過我應該告訴你：這次出乎意外，我們得着了最後的勝利；我們從這裏得着了個對付無理者的秘方，就是「關門」，「揍」。

希望你看了這信後，不要再向我說：「北平的學生幸福。」

一個宴會

秋 櫻

一九三五年的冬天，在×××。我被邀參加××飯店一個盛大的宴會。

主人是去年在察北被某方槍斃的王道一，那時他率着若干土匪盤據在延慶縣的某鎮，藉着某方的護符，將附近幾縣的鄉村洗劫成一片瓦礫場和荒地。而他自己儼然能夠在×××舉行盛大的宴會。爲了某種機緣，我想看一看這個漢奸土匪的面目，於是也參加了。

這個大飯店是塞北最偉大的近代建築。富麗輝煌的客廳佈置着一個大餐棹，幾束美麗的唐花點綴着。穿着白衣的侍者揭開了暖簾，於是許多服裝豔麗的妓女花枝招展地簇擁着主人和客人從休息室裏走出來在客廳裏落坐了。

餐桌上擺着豐盛的酒肴，主人豪華地舉起了杯，客人道謝了主人的盛意同時舉起了杯。主人禿頂上覆着幾縷長髮，穿着西裝，上座的客人是兩個穿着黃呢制服的××領事

館的軍人，古越先生是行醫的醫生，在有了酒意之後，他說着半通的中國話：

「諸位聽格：我唱得蘇武留洋（胡）歌格。」

客人稀落地鼓起了掌，於是古越先生咿咿呀呀地唱了：

「蘇武留洋（胡）節不辱喲，雪地又冰天啊……能使匈奴心驚膽碎共服漢德威喲！」歌聲戛然而止。於是中國人鼓着掌，贊美着這個異邦人的別扭的腔調。××人鼓着掌，贊美着這個本國人學會了支那人的腔調。

「我的祖宗格，是……」古越先生說教了，「是中國的格（浙）江人，我姓古越，越便是越王勾踐格，我喲是中國人，不，我的祖宗是中國人，所以我們和你們應當聯合起來，實行大亞細亞主義，我們是亞洲的主人，不讓老毛子洋鬼……」

「古越先生的話我贊成！」主人拍掌歡喜贊歎。是的，他贊成，他想到那每個月藉護符的說項而由省府領到的餼養費。

「八個馬鹿！」一個着便衣的××人低聲罵着。

兩個軍人咕咕吧吧說着××話，主人懇懇地諂媚地笑着，古越先生嚮應地吼着：

「對，我們來喊個口號：大亞細亞主義萬歲！」

大××帝國萬歲！

中國萬歲！中×親善萬歲！」

主人歡呼着，禿禿的頭皮漲得發着紅光。來賓的××人和主人的左右也歡呼着。中國人張着嘴怔着。白衣的侍者冷笑着。

酒肴完了。貪嘴的古越先生喝得爛醉。他抹着仁丹鬍子，眯着老鼠似的眼睛瞅着人嘴裏喃喃地咕嚕着。

滿身戎裝的××軍人，索過了佩刀，東倒西歪地搖擺着。

突然古越先生跑到主人面前，冷不防將主人抱着舉到空中，酗酒地喊叫：

「大××萬歲！王司令萬歲！」

這突然的舉動把主人嚇了一跳，等到從空中落下來的時候，他也照樣回敬，將古越先生高高地舉起來：

「古越先生萬歲！」

然而古越先生雖然願意接受這種美意，而肚裏的酒肴却敬謝不敏，一齊倒將出來，灑了主人滿臉，於是主人掃興地說：

「古越先生醉了！」

古越先生醉了，不過僅僅醉了罷，而主人呢？而這些參加宴會的人們呢？

一個盛大的宴會酒闌人散了，離了飯店的門，我感到陣陣的噁心。

門外街上凜冽的北風捲着彌漫的沙土怒吼着。沙土衝擊着樹木霍霍作響。

我望着四週絕巘凌空的羣山，山峯上遺留着古代烽火臺的遺蹟。我想到古代披着甲冑和異族抗戰的勇士，在風雪中傲岸地立着。

我想到那含辛茹苦守節不辱的蘇武！

但這是我們民族古代的光榮，現在呢？我又想到今天的宴會……

去年我看到報載王道一被槍斃的消息，想到那一次宴會，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情緒。
讓我們創造新的歷史罷！

一九三七，春盡之日。

明陵的櫻花

鍾 棧

南京原有田園都市之稱，空地是頗不少的。自從成爲首都之後，人口一天天多了，空地也就相對地少了起來。一些城中的名勝之區，如雞鳴寺，北極閣等又都被劃作禁地，再無登臨的機會，因此今日之下，在這人口百數十萬的大城中生活着覺得擠得慌時，要求其相距尙近，可以隨時去走走，看看風景，換換空氣的地方，祇有近玄武門的後湖，與中山門外的陵園了。陵園範圍極廣，是以總理陵爲其重心的。但總理陵本身却是一覽無餘，可以供人瞻仰參謁，實不足以言遊覽。真真足供半日清遊的倒是明孝陵與譚墓：一則古氣拍人，一則清幽絕俗，兩者相較，在这一切都是暴發戶式的新都，前者似乎更加難得；尤以其距城最近，江南公司的遊覽車，自新街口開出，有廿分鐘可達，因此卜居首郛二年，我倒前後去過不下五六次。今年春天，因爲有幾個朋友，乘春假之便，專誠來遊，分屬地主，少不得又陪他們前去一走。那時正是陰曆二月下浣，梅花方

謝，櫻花正開。提到櫻花，不由人就想起友邦人士，更想起諸多不愉快的事件，但那一天明陵的櫻花却開得真盛，加上天氣好，就分外覺得燦爛，在樹下仰頭望着那一樹，壓枝欲折的花，倒也忘了別的事，祇覺得造物弄巧，故在這臺草荒烟之地，擺佈出一片奇艷之色，比梅花又是不同。

大家在花下徘徊甚久，盡情飽看了一番，徐步上臺階，那正是明陵的正殿。殿中原放有幾張賣茶的桌子，此刻却坐得滿滿地，全是穿黑色西服的男子，望去約有五六十人，彷彿是一個旅行團樣子。他們六七個佔據了一桌，每人面前放了一盞蓋碗茶，一隻用製火柴匣的木片作成的食屨，盛着滿滿一屨的白米飯，飯上放着幾片魚，蛋和蘿蔔等，這彷彿就是稱作「便當」的東西。看了這個，不必再看每人唇上的短鬚，和每人臉上那種說不出的表情，就知道這是一班來自芳鄰的貴客了。大概有櫻花的地方總不缺少他們的蹤跡的。我們看明白在座的是一些什麼人之後，就打算走開。倒並不是怕引起什麼「不幸事件」，祇是每逢遇到此輩，心理總有點不大得勁，就起了「敬鬼神而遠之」的念頭。友邦人士又許要稱之為「抗×情緒」，其實倒未必。友邦聰明的當局常企圖以飛機大炮強迫成一種「親善」，我們倒覺得「抗×」方真是需要飛機大炮的事，而並非

「怒髮衝冠，赤手奮呼」這種「情緒」可以了之的。在這正殿門口有一個古董攤，陳列着一些陶器，磚瓦，古錢等，幾乎全部是贗品。幾位朋友來自上海，眼中所見的都是廿世紀資本主義國家的出品，即此等贗品也似極少見，就又站住腳來欣賞。同時有幾位友邦人士，吃完了飯，也都圍了上來。其中一人拿起一塊黃色盤龍的琉璃瓦細細地看。這種瓦在此間極多，破的整的都有，整的普通可賣到三四毛錢一塊，擺攤的却要了一塊錢。這價錢自然大一點，在同一地方，我却也曾看見過他把一塊缺了角的向一位西人要了兩倍價錢，結果西人以一元半的代價欣然地買了去。今天大概這個擺攤的看着面黃臉孔黃黃，一口中國話說得相當流利的顧客，一時認作了自己的同胞，把要價放低了幾倍。這位友邦人士真是所謂中國通之流，其對於古物鑑賞之精許不下於日本前任駐南京的總領事須磨先生，一口就還個不即不離，兩毛大洋。擺攤的自然不肯賣，同時却自動地把價錢減爲八毛，這時某國人在周圍植立的已不下二十人，小小一個兩張方桌一隻木架拚成的攤子已經給圍得水洩不通。這個拿起一對瓶，那個拿起一隻碗，看看敲敲，映着日光照射，一面談論着，一面還着價，這時攤主又要招呼主顧，又要照顧東西，忙得個四手不落空。趁這混亂時，那個買瓦的某國人從袋裏掏出兩毛法幣，往攤上一扔，拿

起瓦，大踏步走了開來。等擺攤的看見，他已走下臺階，想要追去，又分不開身，嘴裏急得直嚷：「先生！兩毛錢不賣的……兩毛錢不賣的……不夠本……你回來……先生……你添一點……怎麼……你強……」說到這裏他停住了。他看出自己的孤獨，四周圍有二十來個人都向他瞪着眼，他更明白了這二十多個是些什麼人。正當這時那早就站在大殿轉角處，似乎在遙遙地保護的兩位警士也跑了過來，叫擺攤的不要再響，「別嚷啦，賣了兩毛錢算了。」擺攤的既看出了風色，也就不再開口。圍着攤子的二十多個人也三個一陣，四個一陣，放下手中的東西，漸漸散開，混入大隊到後面去遊覽了。似乎他們的圍住攤子原不想買什麼，祇爲這一塊瓦才做出種種光景。

在這一幕不知是稱作悲劇好還是喜劇好的戲演出時，我們中有一位年紀較輕的朋友臉漲得通紅，彷彿要拚着身子往前衝去。若不是有一位年長的朋友把他牽住，說不定真追上去把手掌打到那買瓦的人臉上，引起一些糾紛與「遺憾」。我雖則也年輕，臉上也覺得一陣陣發熱，但自己的理智足以使我明白這並非衝上去抓住那人打個痛快可以了事，且亦不值得這樣做。這一塊瓦若和數千萬里，寶藏無盡的土地相比，真是微乎其微。在六年以前那幕大的悲喜劇演出時，我在離出事地不遠的故都，雖未親自聽到炮聲，聞到

血腥，却目覩無數從關外來的無家可歸之人，知道了許多一聞之後，終身難忘的事，想不到今日在這明朝開國君王的陵墓之前，却親見這幕劇在小規模之下重演一番。這位買瓦的友邦人士正如特務機關人員或××軍的代表者，無疑是劇中的主角，規畫並執行實際的工作；其餘的二十多個分別代表着經濟調查團，××文化協會等等合組成轉移對方視線的一幕幕；屋子裏那一半是幕後的操縱者，軍部與財閥。那兩位黃衣警士倒頗難說，有點像主張不抵抗的一部分當局，也有點像國際聯盟，李頓爵士之類的人物。攤主自然是那三千萬孤苦無告的人民了，和他們相比，他還算僥倖的，沒吃一個耳光，未流一滴血，「賣了兩毛錢算了……」，真是，更千萬倍於此的一大塊土地白送了連一個錢代價都沒有，反賠上無數同胞的血與淚，財產與生命，他的一塊瓦算什麼，何況還得了兩毛錢……

因櫻花而想起許多不愉快的事件，因看櫻花而連帶看到一件不愉快的事件，默想地下那位死去的君主，看到人家用半搶半買的手段從他子孫手裏奪去了他陵寢之前的瓦，知道這奪瓦者不是別人，原是當時騷擾沿海的跳樑小丑，「倭寇」的子孫，再看看自己的子孫今日是成了個什麼樣子，假如他還醒着的話，也該嘆一口氣，流一滴淚吧！

我再望望臺階下盛開着的櫻花，反射着炙人的驕陽，依稀覺得脚下的一片土也非我們所有了。

五，二，廿六。

兌匯款的某國人

王文

我所要說的一段事，似乎被狗咬了一口的不關大局。然而這正是敵人寸進的陰險方略。惟其小，我們更可以深邃地了解友邦人傲慢浮囂地橫衝於北平。北平，你知道友邦人早已公然的表示和她有了特殊關係。——除了漢奸，誰都否認的。——所以在這兒友邦人行爲的自由是沒有範圍的。

這一天上午，北平西城一家銀行分行，走進了一位着灰色西服，約四十年紀的人。他有着向橫發展矮而不巧小靈活的軀幹，走路姿勢沒有西方的特有雄壯正直，兩肩似母鴨行動時，沉重地左右微跛，他的身體在那衣服裏顯得蹩扭不稱。鼻下唇上有着方塊膏藥式的黑髭。銀行辦事員立刻閃了一種對友邦人內恨的觀念，但在招待上却給了他以超尋常的和藹。

友邦朋友從黑皮包的最深層取出了一張千元的匯票，請求立刻兌現。辦事員接到單

子以後，認爲手續太不完全，因爲照行章是該有妥實的保證圖章。他們向他敘述了行章，而友邦朋友以爲這規則不應該有限制他的權力。從他的臉上，他們讀出了憤怒的情緒，辦事員乖巧地請出了經理。經理已經清楚了這件事，在心裏迴轉了一套客氣有理的話稿，各方面證出了他們的章程是爲了匯兌款項雙方的利益，他們辦事的困難，章程的不可破，委曲地請他原諒他們的苦衷而給他們辦事必得合理的方便。——他靜默了一秒鐘，眼光在壁上的掛鐘掃了一下，他突然收回了兌條，走了。

經理回到自己的位上，沉痛地感到這番因所處的環境壓迫而出的乞憐申明是太失掉了一向經理的身份，而況是當着那些下級的職員們。——然而，他接着想：究竟沒有舖保是不能領取款子，那有什麼關係，××人多少行爲都是橫蠻無理，他溫習了一遍所聽聞的×人加諸權勢階級的行言，他職務上所忍受的委曲，淡淡地沖消了，他又照常進行着工作。

十一點半鐘，風暴雷雨突然充塞了銀行：那位友邦朋友，黑紅的臉上透着熱氣流着污汗，拿出蓋了舖保的領款條之後，坐在北首的茶几旁，虎勢兇兇地用一字，兩字所組成的穢語，以瀉他奔走於烈日之下找尋舖保的毒火。經理和行員拿迅速辦理完畢來遣走

這野獸的意念壓抑了他們對這無理的報復心理。

友邦的朋友却沒有讓他們滿意，在結束一切銀錢手續之後，他不但沒走意，而且特別請出了經理，不稍停息地吐出了許多粗野，強橫，村俗，的中傷經理和辦事員們的祖宗三代妻室兒女的醜語，他的東北話說得十分流利，聲音蓋過了經理辯護。

行警失了他的作用，窗外門口擠滿着只有耳朵的聽衆，望望那塊貼在唇上的膏藥，瞪着大的眼睛，專心地看熱鬧。人更多了，經理的氣色由紅變白變青。友邦朋友看着自己威力所造成的多數收音機，更興奮更得意更揚高了聲帶，用手拍着櫃台以加強他的話力，他似乎覺得僅僅罵一罵經理和辦事員私人的家屬，受辱的人太少，他轉換了方向，由×你媽的×而轉到了那些有耳朵的聽衆的國家。——看熱鬧的仍沒散，他們以爲這絲毫不是他們的恥辱——他在粗臭的罵語之後，接着：「我就是某國，我拿兌款條子來，還有什麼不可信任的，你們這些媽的混蛋政府才有這些虛文……」

這種領款手續是行章，而他上自國家下至兒女地辱罵了一通，我想他即是×國，他一定覺得「九一八」取得東三省的時候，中國的兵退讓不夠速，華北特勢力的伸張，漢奸的供俸不夠簡捷而忠心。

經理退到後面去了，出來一位排解的和事老。罵到政府當權者，他們陪着罵——自然在這裏的含意是絕對的不同——更堆上了一些自責求恕的消氣散，時間早已到了一個應該告段落的顯示，於是友邦朋友揚揚而去。

下午經理沒有辦公，他從來沒有聽過的晦謾惡罵的聲音太刺傷了他。找到一位知己的朋友痛憤地「訴了苦」。他對於這職務的熱心冰冷了，但緊接着的問題牽住了他：「到那兒去可以免掉這類似的待遇。」看看近年的事，那一件不是這樣的。

夜晚他和他的朋友到了我也認識的一位朋友家中，他給了車夫超尋常十倍的车價，他喃喃地說都是中國人。

運毒保護人

金容

自某國人在華北擁有特殊勢力後，某國浪人在華北更橫行無阻；如走私及運毒等大半爲彼等一手包辦，這差不多已經成爲公開的秘密了。官方雖明知也不敢過問，卽或偶然查出，只要某國領事館來一封公文，仍將人物一齊送回，結果等於不查。所以在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義辦事的中國人，更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模糊了事。近來雖然政府極力禁毒及禁止走私，然而被捕的大多數仍是中國人，少數的是朝鮮人，某國人幾乎沒有，就是這個原故。但是在前不久，平漢路上却發現了一件極有趣的事。事實是這樣的。

某一次南下的平漢車上，頭等車中有一位某國人，衣飾很闊綽，人也很漂亮，倒像一個上等階級的人，帶來不少行李，還有兩個僕人模樣的朝鮮人。這位某國人一人佔了一間包房，兩個朝鮮人却是買的三等票。一路走過了許多地方，也沒有人注意到他們。

因爲車上人向來用不着管他們，何況又是個上等的人呢？車行河南的某一站時；這位某國人提了一隻皮箱站在車門口好像是在等人，直到車將要開的時候，才由車站外來了一個人，不知道是中國人還是朝鮮人，因爲沒有人注意到他。他就將手裏提着的箱子從車上遞給這個人了。不料因爲車一動，下面的人沒有接好，把箱子掉在地上了，這時車已經開動了。站長看見從頭等車門口掉下一隻箱子來，以爲一定是車停的時候少，上車的人忙着上車，沒留神將箱子掉下車來。於是急忙鳴笛叫車站住，好替客人把箱子拾起來。笛才一响，車還沒有站住，下面接箱子的人却飛也似的跑出站外去了。大家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車站住了，路警將箱子拾起送上車來。看見這位某國人還在車門口站着，以爲箱子一定是他的，就送了過去問是他掉的不是。他經此一問，臉上馬上變了顏色，站在那裏怔怔的說不出話來。這時隨車的職員及站長等都來了，隨他的兩個朝鮮人也走了過來。大家看他說不出話以爲他不懂中國話，又找出一位能說兩句某國話的職員來問他，他仍是不說話。兩個朝鮮人站在他的身後直拉他的衣服，好像是叫他承認東西是他的意思，而他始終不作聲。於是職員們說：「箱子既不是你的，也沒旁人來找，我們們也不知道是誰的，也沒法去問，請你簽個字證明箱子不是你的，我們好將他交車站。」

「他遲疑了一會，從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在上面寫了「不是我的」四個中國字。於是箱子被站長拿下車去，車也走了，職員們回到守車上去了。這位某國人却要從車上跳下去，但是被兩個朝鮮人扯回包房去了。這時茶房門只聽見兩個朝鮮人不斷的用某話吵着，也不知吵的是什麼！但是總聽不見這位某國人說話。接着一個一個的耳光聲從房裏傳了出來。茶房們從門縫裏偷着向裏看，只見兩個朝鮮人臉漲得紅紅的，好像是極生氣的樣子，嘴裏不斷的對着這某國人吵着——也許是在罵，而他們不懂——手不停的在他臉上打着，他却沒有一點反抗。茶房們既不懂他們的話，自然不知道他們爲了什麼，也不敢過去拉，於是又把那位懂某國話的職員找來，讓他去聽一聽是怎麼回事。他過去一聽，只聽裏面說：「一箱子白面值那麼些錢，人家送回來，你爲什麼不接。打死你這個笨蛋！」「你也不想我們給你做了衣服，給你錢，讓你坐頭等車，爲的是什麼？」「我們僱你的時候，你說決不致壞事，現在東西讓人家拿走了，你還在這裏裝啞子。」嘴裏這樣罵着，耳光一個個不斷的打，竟將這位某國人的兩頰都打得紅腫起來了。後來他們也似乎覺出有人在偷看，才停止了打罵，職員及茶房們也都走開了。車走到一個較大的站，這位某國人同着兩個朝鮮人下車去了。但是他們的票是一直到漢口的。

往事

傅塞夫

往
老的了歲月，老不了我們的記憶。快到一年了，那一件驚奇事故的目睹，還很清晰地刻存在腦底。

事
夏天在北方：乾燥，沉悶，沒有雨，也沒有風，熱氣蒸人，心中已竟感到了自然的壓迫，但爲了一些必須要辦的事情，須有一次的南行。未起程前，朋友就說：「最好搭平滬通車走。」我不知是什麼道理，很奇怪地問他，他笑了，他說：「你看看每天的報紙……」，我這才明白，也知道每天由平津的南行車，除掉平滬通車因有「國際」上的關係之故，此外每列的車行，都要有什麼「私貨」的光降。「私貨」不會講理的，讓你買三等車票的人，坐無隙地，站立一天半天的，這是常有的事。——我開始猶疑了，如何南行，本來我有種心病，怕「某國人」，真怕，這是某年某月在嫩江岸傍的家鄉種的此根。如果我經濟充裕，朋友的建議，馬上去遵行，一則可舒適，因爲平滬車的設備

好，二則可無再犯心病的危險。至終呢，至終因為免票的原故，不得不同別的朋友一齊走，遂於星月滿天，雨汗淋漓的晚上，橫着心腸，挾點簡單的行李，登上了平浦的夜車，南去了，離開這國人所目爲「危城」的故都。

好多時候，沒到東車站了。這次一踏入站台的門檻，抬頭看看鐘點的時候，發現站上的指路牌子，換了新的樣式，寫着新的文字，這文字，你一定覺得離奇，本來交通事業爲得便利外籍行客起見，是不妨應用外文的，照目前國際通行的來說，英文的應用爲普遍，雖然如此，不是政府也在命令各交通機關，極力少用爲原則嗎。這車站的牌子上，可就不然了，不是爲了許許多多的外人而寫，却是爲了逢迎某國人的原故，僅祇寫着某國人一國的文字。我真莫明其妙，記得四五年前，回歸東北的當兒，在南滿車站，看到這樣寫法，一種公告上，中文在上，×文在傍，或在下。——北平還是中國的北平，北寧路還明明標明國有鐵路的字樣，這文字誰叫寫的，祇有問問該路當局可知道。

站台上也真熱鬧，來來往往的人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還有許多外國的男女，外國的兵士，外國的男女，某國人佔其多數；外國的兵士，可都是帶紅帽箍的某國兵士，荷槍列隊站在一旁，也有的來往梭巡，行路的旅客，送客的親友，每人的身上，都

免不了他們幾隻鋒利眼色的照顧。我惶惶地擠到車廂中，再不敢向車窗外視，直到開車以後，這才感到一點輕鬆。我以為可以很安靜地到天津去，雖然可預測到天津後，會有更大的刺激，人是偷惰的，權得一時平息，就要去享受一刻。沒成想，車過豐台後，車中走進來兩個穿西服的，像紳士又不太像，仔細品定，不能確切指定他們是那一類型的人物。徘徊車裏好久，看看旅客的行李，東張西望，似有所打算的樣子，同押車的警士說了幾句北平語調的話，笑着走了，臨走時，吐出一句××話來，我這才大悟，原來這是某國人，所謂某國「浪人」吧？一旁有個商人模樣的中國人，對着他旁邊一位坐客說：「好買賣，跑一趟濟南，就能來個百八千的！」說畢，表示出頂羨慕人家的神色，我聽了不禁暗暗吐了一口悶氣。

天津，朦朧的午夜，車到了它的西站。人聲嘈雜起來，適間吹到的野風，身上已經涼爽了，到停車的時候，人，來去上下，又熱了，又出汗了。正在用手巾拭汗的當兒，先在平津路中車廂裏看到的那兩個「浪人」什麼的，率領二三「中國」的健兒，大踏步推開車門，盛氣咻咻地跑了進來，讓車中坐在向北一排，靠着站台這邊的旅客，都要挪動，乘客們：有的一直發怔不語，有的剛醒醒的可笑樣子，向那羣闖進來的人們身上打

量，小孩子直往母親懷裏鑽，恰巧那邊有個老太太，口裏還念着：「南無阿彌陀佛」，手中還數着念珠，身後的玻璃窗子被人由外邊用棍子打壞，一包東西塞進來，這老太太還未及躲開，沉重的包裹，已經落在頭上，車中亂了，前後的列車，都發出不同的叫罵，不同的喊聲來。風燭殘年的老太太，還能經此一擊？身子躺在貨包底下，等到她的同伴——一個壯年的漢子，從車外跑回的時候，登時嚇住了，用了半天勁，別人幫了忙，才勉強把老太太從層層壓迫下拖了出來，出來的時候，已經是奄奄一息了。這靠站的一排窗子，源源地投進了大包小包，兩傍車門，站着幾個「不知來歷」的人物，舉動都是一樣的粗鄙，臉上都浮着猙笑。——暫時地安靜下去，車又繼續地走了。在車中過道上，平添了許多站立的乘客，行李雜在貨包左右，車裏擠得水泄不通，外邊的黑暗，顯得更黑了，氣流中，又特別凝重似地，壓在每人的身上，心裏。二三點鐘前，有幾位好說的村婦，這時也噤口不語。目光瞪視着坐在貨包上的二三個「中國」漢子，還有那像朝鮮人的西裝青年。某國的兩個「浪人」，又來查看了一番，又是笑着走了，也許走到頭等車，二等車，去享受「高貴」的福。反正行路是免票，運貨又何妨「走私」。

快到濟南了，奄奄一息的老太太，在一旁發着微弱的呻吟，她那同行的人，看來是

她晚輩，站立不寧地發着急，向人要了點十滴水，給老太太灌了下去，還不見好，自己自言自語說：「倒霉，偏趕我到天津泄了肚，……到濟南得下車去看看，老太太身子平常就弱。」大家都憤憤，憤那些貨物，不該侵佔客車的位子。可是，誰敢明白地說出？雖然要到濟南了，究竟還沒十分脫離了「人家」的勢力範圍。及至看看坐在貨包上的幾個人，正在假寐中，車客不約而同地咬了咬牙。

有人小聲說了：「咳！這幾個人也是爲生活壓迫……」，我聽後看了看這說話的人，我懷疑了，懷疑他的意見。

濟南停車的時候，又是一陣騷擾，客車裏的「貨物」下了車，海關的人員，繞道的從貨物堆集的地方走過。

這情景，彷彿還像昨天見到似的！可是，老太太的命運，不知怎的了！平浦通車的車窗上的破玻璃，怕早換上了新的，整的了！

二十六，五，五，在故都。

某國人在天津

衛津汶

——新阿麗思中國遊記之一

主人：老阿，天津逛了幾天怎麼樣？您對天津的印象如何？

阿麗思：你問我？我正要問您哪。和我比較你總算是「老天津」了，怎麼反來問我？

我，我不明白這個天津，我逛過繁華熱鬧的官銀號、天增里，我逛過優雅清靜富於異國情調的租界住宅區，我逛過污穢雜亂藏污納垢的三不管，我逛過香烟繚繞的娘娘廟，（可惜我沒有看皇會的眼福），看見許多鄉姑村婆和西裝革履燙髮旗袍的仕女在燒香磕頭。我逛過……總而言之，我雖然逛過許多，可是我不明白天津，我討厭它，它既不像上海的繁華，又不像北平的安靜，祇是一個四不像的傢伙，如果大地陸沉，上帝問我先沉中國的那一塊，我將毫不猶疑的回答：「天津」！天津，這漆黑一團！（他吐了一口氣，端起茶碗，這是天津最出名的正興德所賣的龍井茶。）

主人：（微笑）老阿，你太興奮了，歇歇罷，今晚我領你到那意租界全天津最豪華一擲巨萬的回力球賭場，如果你倦了，明天是禮拜，我們到跑馬場去看跑馬。可是我的阿先生，請你去下上海或北平的眼鏡，你要曉得全中國，不，全世界也只有一个上海，一个北平，你要戴天津的眼鏡來看天津纔對……

阿麗思：那麼你的意見？你愛上天津了？

主人：我愛天津，那是「他生未卜此生休」的事情。不過我和您的意見不同。我覺得像一切的都市一樣，天津有它的優點和缺點，有它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而且天津還有一個其他都市所絕對沒有的特點……

阿麗思：您的意思是說：天津是××人侵略華北的大本營？好，這幾天只顧逛了，沒有工夫和你談，今天下雨不能出去，反正「雨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我們談談好不好？

主人：（苦笑）談談沒有什麼不好，可是在你聽來是新鮮好玩，在我却是一種痛苦，我是願意將這些不愉快的事情忘記的，不然它會使我苦惱得連頭髮也白了！（黯然搔髮）阿麗思：不要苦惱，（同情地）說罷，悄悄地說給我，我了解你，我會將這些事情傳播

出去，讓中國人看看××人獐獍的面目，也許可以喚醒中華民族麻木的靈魂。談罷。

我們——

先談談海河的浮屍罷

主人：我願聽聽你的意見。

阿麗思：好，前天一個新聞界朋友告訴我：截至現在，浮屍大約已經撈獲的多到六七百具，其餘未經撈獲流到海裏喂魚的還不知道多少。他說去年最多，大約有兩三千具。至於浮屍的來源，他說大多數是吸白面發癮斃命被×租界扔到河裏，有事實可證：（他從雜亂的書架上翻起一張益世報來唸）「自當局懸賞：凡能知浮屍來源而舉發者獎洋五千元，公務員昇三級後，社會對於浮屍，異常注意。昨日（五月八日）下午三時，警局偵緝士在海河西岸金湯橋、菜市、閘口間，截獲由×界扛抬屍體之苦力兩名，其餘兩名見機向×界逃去。據被捕苦力至警局供稱：名孔昭元楊祥，係受閘口×界巡捕主使，由白面館新德洋行抬出，代價每日七八角等。又據尚未氣絕之活屍供稱：名賈榮起，滄縣人，來津謀生，住某白面館，因癮病被館內雇人抬送河邊等情，全案已移法院訊辦。」只是最近打撈出來的並非吸毒苦工模樣的浮屍，該作何解釋

呢？我曾經聽到謠言說是海光寺××駐屯軍修築某項秘密工事，竣工後特將所募華工殺以滅口，我疑心這是毫無常識的幼稚的謠言，你以爲如何？

主人：是的，在最初我也相信這些謠傳，但經向各種關係方面探問，皆毫無一點證據。×軍駐津工兵一大隊約五六百人，似乎不至蠢到這樣。依我所知到的非吸毒浮屍最可能的來源，大約有二：第一是×界常有野鷄妓館、白面館、高麗棒子，常於深夜路劫誘殺行人，從而移屍河內。第二是×界常有大批招募華工出關，待遇苛刻，往往將工人擊斃，過去發生許多凶案，移屍河內，這都是可能的來源。自然還得感謝××人的恩惠。

阿麗思：呀，別提了，前天我偶然在河畔漫步，看見那洶湧的濁流中流下幾具浮屍，臃腫得好不怕人！回來我噁心得吃不下飯，別提了。我從北平來的時候，看見車站貨物堆如山積，人們都低聲嚷着說是私貨，我們改個題目罷，談一談——

天津的走私

主人：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你曾經看過「漢奸的子孫」這個劇本麼？他所寫的走私情形完全是隔靴搔癢。在天津不僅××人走私，最近連歐美人也走私了。走私的貨物是

砂糖、人造絲、正頭、花布、印刷品、捲烟紙、機器零件、海味、軍火、煤油汽油等。運輸方法是火車、汽車、輪船、帆船。包運的人們是浪人高麗棒子，你要緝私嗎？善來是刀棍齊下，惡來是手槍和機關槍。運輸機關的××洋行有八九十個。法租界二號路的××運輸會社是××駐屯軍部的××本辦的。最近歐美商人也學乖了，委托浪人包運私貨：先由外商自身向歐美商行定貨，運至大連自由貿易區卸岸，（因為是卸除，故海關不徵關稅，）然後由浪人改用輕汽油艇運到「冀東」的秦皇島或北戴河等處，再以載重汽車或趁北寧路貨車運到天津。現在私貨的數額超過以前的八九倍，至於數目字，據說津海關和秦海關去年的損失已經兩千多萬，這僅是關稅的損失，至於間接損失誰能統計呢？

阿麗思：難道海關和緝私處竟毫無辦法？

主人：你沒看見報載海關緝私稅司沙普被浪人毆打的新聞麼？據我所聞；××人某負責者曾面對稅務司說過：「這些朝人和浪人都沒有飯吃，你要放鬆些，急了會發生意外的！」你曉得這話的意義罷。

阿麗思：啊，媽的，這成什麼世界？讓我抽支烟罷。（主人送過了烟）啊，我在北方真

不順眼，到處都是「仁丹」「老篤眼藥」「大學眼藥」一類大廣告。去年我在北平曾經看見友邦的軍人在東安市場擰女人的大腿。坦克車遊街把柏油路都軋碎了，×軍把歐美記者照像機拿跑。×××良還在招待新聞記者席上說：「我軍不准他人照像，」外國記者說：（中國記者那敢說？）「這是中國地方呀，如果怕照像，最好別來！」

××說：「凡我軍所到之地，可適用本國軍事秘密法。」誰想天津更利害，前天×軍騎兵排四路縱隊在街上過，把拉洋車的老頭闖傷了，馬踢傷好幾個人，看的人還嘻嘻笑着，媽的。（他厭惡地吐一個唾沫）

主人：（苦笑）這便是強國的威風呵，你知道麼？關於——

天津的××駐屯軍

阿麗思：（搖頭）我只聽說過×東軍，華北駐屯軍等等，實際情形不曉得。

主人：華北駐屯軍是個總名稱：下面包括駐屯旅團、守備隊、憲兵隊、騎兵大隊、山砲隊、坦克車大隊、汽車大隊、航空隊、機器戰隊、還有什麼軍犬、無線電、軍用艇、倉庫等等。現在的司令是×田，一個著名的支那通。

阿麗思：啊，我想起了，著名的××協定的梅×，不就是駐屯軍司令麼？聽說駐屯軍實

力有兩萬多人，是麼？

主人：那是太誇張的數目，據現在調查：大約有八千多人，但是裝備機械齊全，人亦係挑選精銳之部隊，一旦有事，也很可慮。而且現在×軍正極力謀軍事交通網軍事工業的整備，津郊李明莊的飛機場強行建築了，還想在豐台照樣建築。×東軍在「冀東」極佔勢力，駐屯軍也想和×東軍爭功，當然是向中國打算了。可是話說在先：我們不說軍國大事。

阿麗思：好，我們就談當地小事，如果你同意，就請談談——

天津×租界的巡捕

主人：啊，讓我抽支烟，你說罷。

阿麗思：我對天津地方巡捕警察有個印象：中國警察和中國人一般，有可恨的也有可愛的，沒有什麼特點。英租界的巡捕都是細而且高，看着精明強幹。法租界巡捕都是胖子，慢吞吞和肥鴨一樣，常令人擔心他會被汽車軋死。棒喝團租界的巡捕，個子不高不矮，肥瘦適中，拿着棒子逞威風，很帶着棒喝味兒。×租界的巡捕，和他的主人相反，都是又高又大，可是蠻橫打罵鬼頭鬼腦，一眼便認準他是×租界的巡捕。雖然都

是中國人，可是這些租界難得挑得這麼一律。我承認我的話過分，可是你得承認我的觀察不差。

主人：（點頭）我佩服你的眼力。你在×租界經過時候有何印象？

阿麗思：噯，我到過上海漢口北平，世面見得不少，可是在天津×租界經過，總是提心弔膽，恐那哭喪棒會砰的落在頭上。我常見那些衣服稍為不整的行人和洋車夫挨打。可是戴着中國機關徽章的公務員，也被巡捕直罵：「你東瞧西看，幹麼？媽的偏（作驕傲解）你那證章麼？」罵得那些人回頭就上電車。

主人：（苦笑）該罵，誰叫他到×租界還帶證章？如果是兵還會被抓的。那些巡捕是權威者：洋車（天津叫膠皮車）一落地，便有人收兩大枚給巡捕，如果不給，巡捕會不動聲色上去就是一棒。巡捕叫洋車夫倒水，車夫得乖乖地提起茶壺賠上好茶葉去倒水，可是只要提茶壺上電車，查票的也不言而喻，不會要票。在×租界住家，得按節季給巡捕送禮，你家有喜事，巡捕來賀，你得賞錢，你搬家也有巡捕道賀，也得賞錢，他是你擺脫不開的親戚，多好！得罪了他們，你還是早走為妙，這是中國人呵，現在當了×租界的巡捕。

阿麗思：嘖嘖，喝茶罷，歇一歇，你聽外邊雨下大了。我常聽說什麼「特務機關」。如果你曉得，請你談談——

天津的××特務機關

主人：特務機關是華北的××偵探網，天津、北平、通州、濟南青島太原歸綏張家口山海關多倫等處都有。你總曉得土×原是×東特務機關長，九一八後，由大佐超昇中將，便是辦特務的代價。這些機關養許多浪人和中國的失意軍人政客，刺探消息籌劃陰謀。這些人整賣是領月薪，零賣是弄得一個間諜情報的材料來賣錢，不過這些傢伙許多都是愛錢如命，譬如去年十月間×××良的報告書盛傳一時，便是被浪人們賣出的。現在特務機關長北平是×井，天津大約還是×川。

阿麗思：哈哈，這倒有意思，××人也有漢奸。聽說×東和駐屯軍兩系的特務人員常有暗潮，是麼？

主人：（苦笑）反正還是打算中國人，其實漢奸也不易作；殷汝耕便常常在兩者之間弄得啼笑皆非，說：沒法叫兩方都滿意，萬不得已，只有一跑。

阿麗思：嘻，可憐的漢奸！（順手拿起一張×報來唸）「華北局勢將有新動向！」咦，

這是印中國字的××報罷？怎麼不取締？

主人：這樣被收買的報紙通訊社多了，現在還客氣，去年還有××人到天津各學校強迫訂「盛京日報」呢！

阿麗思：（亂翻報紙囁嚅着）蘆鹽輸日，這是怎麼回事？

主人：我也不大清楚，也懶得翻報，只曉得長蘆鹽輸出日本，每擔價格一角二分，我們的售出市價是兩角四分。納稅每擔不足一角，我們的商鹽每擔納稅八元有餘。老實說便是我們的商鹽比輸日蘆鹽的價格高過四十多倍，輸出數量大約是每年七萬噸的樣子。這也是××人強迫幹的。

阿麗思：這大約便是經濟提攜罷！提起經濟，我又想到經濟開發，不知到——

××人華北經濟開發怎樣了？

主人：那是說厭了的老話：無非修築津石鐵路，續辦龍烟鐵礦，興築塘沽海港，電業、航空、蘆鹽等等，除天津惠通公司的航空和電業公司蘆鹽輸日外，其餘賴當局支撐，尙無端倪。這是國家大事，不談爲妙。

阿麗思：可是我前些時看報載天津實成紗廠被××人辦的天津紡績會社以一百六十萬元收

買了，最近日出倉敷內外岸和田和歌山鐘紡等十幾家紡織會社以天津爲根據地向唐山石家莊等處發展，建廠招工，異常忙碌，高唱五年計劃，與青島偕同完成華北一百四十萬錠陣綫。唉，天津，真不如陸沉了好呵！

主人：怎麼你也苦惱了？我的阿先生！那麼，不談罷，這些不愉快的事情！你看天晴了，今晚我請你吃天津著名的「狗不理」的包子。

阿麗思：謝謝你的盛意。不過我們再談一件事情，便結束了今天的談話。這事便是喧嚷已久的——

盜賣國土

主人：好，你聽說幾個盜賣國土的犯人已被捕了罷，但是鼎鼎大名的張××，在×租界居住，誰能動得一根頭髮。你想想天津海下窪婁莊子等處，原來的地價因係荒草泥窪，無人過問，每畝不過十數元幾十元，現在××人竟出每畝四五百元的價錢，誰不踴躍先賣，而況又有大批漢奸的掙客，冒名代買，稅契過戶，再行租與×人，實際便是讓與。現在在各租界特區和郊外小子莊小劉莊等處，共計已經買了一萬零七百餘畝。而且，又在陰謀擴充租界，利用漢奸何××頂名購得中×交界牆子河以南郝家台

一帶地皮，正謀向南擴展，已購有數千畝，計劃中擬購數萬畝，這樣買法將來連天津也許整個買去了！

阿麗思：媽的，這真不成世界！你提到漢奸，我在北平聽到女漢奸的事情，鍾若蘭，你聽說過罷？這是漢奸溥儀的妹妹，她有着美麗絕艷的風姿，利用皮肉色相，秘密活動，作了偽滿的間諜，刺探消息。後來被下令通緝，又潛逃到南京，住了幾個月，纔被捕獲。聽說天津的川島芳子很出風頭，現在怎樣了？許多人說她很美，是麼？

主人：美？美得像個夜叉，三十多歲的大娘們，鴉片鬼。不過手下有幾個臭女人會迷人罷了。溥儀便是她和土×原架走的，她與津變也有關係。她其實是前清某王爺的女兒，在熱河胡匪中當過軍長，現在易××名字，在×租界開飯館。其實××人利用漢奸不單是娘兒們，還利用白俄人，特務機關設有俄國偵察部，主持人是巴弗羅惟契，其中有大批白俄。此外高等華人地痞流氓土匪等無不利用，還訓練他們的偵探術，化裝術照像術，無線電，各種通訊法等，這些男盜女娼的漢奸，把中國人的臉丟盡了，而它的策源地又是天津！

阿麗思：嗨，這個天津，假如我叫我當市長——

主人：你當了市長怎麼樣？

阿麗思：你聽我說完，我是說叫我當市長，我便不幹。看這樣子難極了：軟則國人唾罵，硬則惹了禍誰負責？可是如果我真當了市長，也許雷霆一怒：先把這些漢奸像浮屍一般扔到海河裏喂魚，然後和這些××拚了，你贊成罷！

主人：我贊成你的話，真痛快！呀，天黑了，不談了，我請你吃「狗不理」，或者到惠中飯店吃西餐罷！

阿麗思：謝謝你，我明天打算離開天津，今天一席話，把我願意逗留天津的念頭打得烟消雲散了！

主人：我羨慕你能夠無牽無掛，漫遊各處，不像我在生活的鞭子下，留居自己所不願留居的地方。我希望你第二次重來天津時，一切都改了樣子，不像現在的天津！

阿麗思：如果天津沒有大變化，我絕對不願再來，我們向改變天津復興中國的途徑上努力罷！再見。

主人：啊，願我們如此努力，祝你的福！再會。（於是主人送客）

一九三七、五、二六、雨後，在天津

某國人在山海關

望
滌

住在山海關的某國人約有二千，其中有軍人（包括×東軍憲兵隊，××守備隊，南關憲兵隊，××警備隊，特務機關等軍事機關人員）有警官（包括××領事館，『滿洲國』警察隊，『奉山路』警務段諸警務人員）有官吏（包括『滿洲國』稅關，東羅城辦事處，鴉片專賣所，『滿洲國』中央銀行，『滿洲國』外交辦事處，大東公司，臨榆縣政府，警務局，『冀東』菸酒統稅局，滿洲電報電話局各機關之官員）有鐵道從業員（奉山路及東方旅社職員）有衛生人員（診療所）有運輸商，有自由職業者（教師，醫士），有小商人，有走私浪人，有設賭局者，有販毒賣藥之無賴，有夜闖行搶的朝鮮餓鬼……也有某國的女人（主婦，店員，侍者，舞女，和賣淫婦）和孩子們。

某國人在榆關的活動團體有：一、居留民會，二、在鄉軍人團，三、大××國防婦人會。此外並由居留民會辦理一所小學校，專為教育子弟之用；可是成績並不好。個人

認識一位某國朋友，可是他却把到達學齡的自己的子女送回本國去讀書。問他什麼道理，他坦然地搖頭說：此地辦理不善，師資不好，怕把學生們都教成小 *Smuggler*，那便糟了。

提到 *Smugglers*（走私）實在是住在山海關的某國人的全體的羞恥。因為我們不妨斷言說：凡是住在這邊的某國人，沒有不和走私有關的。不管他們的出身，階級和地位怎樣，某國人來到中國就可以「混橫」，欺人。彷彿中國的地方，對於他們有種作用，那就是使他們一踏進來馬上失去人性。而他們也就恃着這點「無人性」的特權，到處胡爲，無惡不作。「走私」是可以致富的最便捷徑；在過去，冀東貿易尚未開始時，山海關的走私是很厲害的。在當時，因為他們有治外法權的掩護，和領事館對待他們的偏袒，致使海關緝私人員束手無策。在大規模的走私之下，有專門靠保險吃飯的。那辦法是由十幾個或二十幾個×鮮浪人，手執木棒，腰纏石塊，護送着幾百苦力，不避海關緝私人員，公然在面前出現；如有攔攔馬上是木棍石塊，一齊打來。海關人員稍一抵抗，挨打受傷是活該，反之如若把他們傷了一點，他們馬上會把全身纏滿藥布，拿着醫生寫的診斷書，由同伴抬到領事館去告狀。結果海關不但拿不到私貨，更要賠款道歉，才能

了事。這樣的例子多極，一時說也說它不盡。此外我們也不時看到××兵，開着摩托賽由關外（『滿洲國』境）馳進城來，停在××料理屋前，然後由車廂中，摸出三五瓶日本清酒來，偷偷摸摸的送將進去，有許多×商，更會巧妙的和奉山路站長勾結着，用站長證明書領貨的事，也是常見不鮮的。（凡『奉山路』公用品是要免稅的。據說這是接收山海關時的條件。此外還有許多機關，也得同樣待遇，如滿洲稅關，中央銀行，電報局，外交辦事處，專賣署等；不過要由特務機關出證明書。至於軍需品的免稅那是不用說的了）總之，在像山海關這樣特殊環境的地方，×國人自有好些妙策由走私而致富。凡是常住臨榆的人，莫不了然此中秘密。不過，在這裏限於篇幅不能詳述罷了。

×國人在山海關的生活，一般說來，是相當富裕的。這自然與他們的收入有關。增加收入的主要的方法，還是靠走私，此外便是敲詐。個人會親眼看到一個「滿洲稅關」關員，喝醉了酒，跑到一家棧房裏去，向掌櫃的要錢花。掌櫃的稍一推辭，馬上解開褲紐，就地澆尿。結果追得滿屋子人到處亂跑，最後還是拿出幾塊錢來送走了事。至於公開收禮受賄的事更爲普遍。由於某國人在山海關的政治的軍事的特殊地位，中國人自然不少有巴結他們借重他們的所在；而所謂奸商利徒，勾結外人，販毒走私的事，便是這

樣發生。中國人的可恥，也就在這認識不清，自私和無知上。否則不但今日的走私問題不致鬧到這般地步，即便國家的現狀，也不致造出這許多特殊環境來罷。

某國人在山海關的勢力是絕對的，不用理講。據說有一次，一個某國商店的中國博役，在街上打了人，被警察帶到所裏去。結果主人知道了，認爲和自己的體面有關；馬上跑到警察所，扭住分所長，不由分說，先敬幾隻巴掌，然後捏着脖子問他爲什麼抓人。隨後他們自己命令警士去把人放出來了。此外某國商人的特權是很多的。如營業捐，衛生費，落地稅等一概豁免，不知何故。

某國人在山海關的目中釘，就是海關方面的人。原來現存在山海關的中國機關，除海關而外，還有北寧路和郵局（電報局和郵局同在一處）。北寧路不用說是一半屬於人家的了；郵局和電報局只要允許人家檢查，自可相安無事。唯獨海關，是不斷和他們發生當面衝突的。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對在這樣惡勢力下委曲求全忍辱支持的海關關員們表示相當敬意。他們所處的地位是孤立無援的；然以職責所在又不能不小心應付，這是他們的難處。否則一不留心，個人受辱事小，而於國家體面，大有攸關，也是不能不顧到的。然而他們百折不撓的精神，畢竟招惱了某國人，日前個人親自聽到一個警務

人員說：「他們中國海關在這裏就是抗×」，言外之意，對於中國海關之存在是非常不平的。不過這話也頗費解，中國海關的人員住在榆關，真是小心翼翼，唯恐不慎；果真有抗×的行動，他們老早就被捕了，那能還讓他們當班服務？然則難道說中國海關在此收稅，就算抗×了嗎？

住在這邊的稍有頭腦的國人，除對某國人感到深痛的憎惡與不敢言的憤怒外；對於少部分無國家觀念的同胞們所作所爲亦多不滿。奸商謀利之徒固無論矣。至有堂堂中國機關亦冒不韙而作喪心病狂之事。在過去有去年九月間的東方旅行社搶走私貨案，到最近更有北寧車務段長走私事件發生。這些，言來都是令人非常痛心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深切地感到，一個國民的良心的重要，而這良心又和教養無關。

高聳在「天下第一關」上的「滿洲國」國旗，對於每個遊覽者將有怎樣的感觸呢？一般到山海關來旅行的人，大都以看「天下第一關」和「長城」爲目的，可是這些早都不復屬於我們了。不但長城，連長城以內五尺之地，都是「滿洲國」的，我們還有什麼更偉大的歷史的建築可炫耀於世呢？

以上是個人利用今年春假之暇旅行所得。其中有許多材料，則由與人談話採訪而

來，在真實的一點上是相當可靠的。

某國人在冀東

生 久

我是一個河北省東部的鄉下人，自從去年般長官掛了五色旗，坐了天下，故鄉的某國人，愈漸增多。上至高官貴客，下至販夫走卒，皆不乏×并×郎之士。當然，關於某國人在中國應談的事也特別多。茲就所見所聞，略誌於後，以餉讀者。

開芙蓉館

無論是誰，只要一踏進我們貴冀東境裏的城市，大者如唐山灤縣，小者如各縣縣城，第一見到的便是某國人開設的芙蓉館。去年寒假返里，路過唐山，爲了大開眼界，同了朋友假裝找人，曾走進去巡了一回禮。

芙蓉館就等於娼寮，所差的不過是把娼再加上鴉片，我們剛一進門，便有六七位姑娘迎接上來，朋友是老唐山，對於這些傢伙，當然應付自如，我呢，只有乘這機會去觀

察裏邊的設備。

芙蓉館和我們的寢室差不多。也分成若干號，門旁掛着名牌。名牌下還註著老五老六的次第，每一個房間裏放着一張床，牀前一隻小桌，桌上放着烟具。

據說那張牀有雙重的任務，可以躺着噴雲吐霧，上來精神，還可以和姑娘關門。且吸且摸，更是家常便飯。價錢並不多，每個泡只不過合洋兩角五，關門另講，小資在外，既有烟可吸，又有色可餐，一舉兩得，何樂不為？所以各界人等，趨之若鶩。朋友間的應酬，大有非此處不足以表示熱誠之概。

開洋行

所謂洋行，就是外國人開的買賣。可是某國人開的洋行，和英商的太古洋行，德商的美最時洋行有點不大相同，人家是幾層的高樓，而這種洋行却僅僅的兩間矮房，所賣的是黑白二貨。在唐山一地，據調查就有一百零八家，他處的我因為知之不詳，不敢妄言。現在僅把我們鎮上的×井洋行介紹於後。

×井洋行是唐山某大洋行的分銷處。總經理是一位頭等某國人，兩位伙計是二等某

國人。乍一來還拜訪甚麼鎮上紳士，當地長官。誰都知道這是鎮上的禍源，但誰敢干涉？何況人家又有領事館發下來的營業證？公安局雖然奉了禁止販賣毒品，和對中國人則捉拿送縣，對友邦人則婉言勸解的命令。誰願意沒事找事。既或婉言勸解，豈奈人家不聽何！所以現在×井洋行在我們鎮上算是頂根深蒂固的買賣，大有另闢分號之勢。

×井洋行的營業時間，不分晝夜。有求必應。多者如十塊八塊，少者如五六大枚。莫不交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我們鎮上吸白面的人，截至去年底止，已超過六十。平均每兩家一個。如若不信，有詩爲證。（註）

開當舖

這種營業，僅僅在城市中有，鄉村尚不多見。想不久將來，一定會普及到農村去。這種當舖，很少收人衣物，最主要的是人，這些人並不是無吃少穿的窮家子弟。而多是有錢人家的孩子，和土匪綁來的肉票。

原來是如此，比如孩子們在街上玩，專有一種人便可以用菓餌之類的東西，把這孩

子誘到當舖去當。等到家長們發現自己的孩子失蹤時，拿着錢到當舖去贖，一定會錢到入出。也許七八十，也許三百五百，看丟孩子的人的家境怎樣。

土匪當的肉票，那更好辦。讓他自己給家寫信，不出三天，保管有人登門送錢，再不來，割一隻耳朵捎往家去，錢不快且多才怪呢！

普通的當舖，多營一種副業，就是出賃手槍。有了槍就不愁沒票，有了票就可以當錢。

開游藝場

游藝場的範圍，比洋行當舖較大。和北平前門外的××俱樂部是一樣的性質，也僅僅在城市中才有。裏邊分成若干組，有牌九，搖骰，壓寶之類。大注小注，在所不拘。所以常見一般勞動階級如拉洋車者流，把洋車望門外一放，說聲「哥勞駕，便挺身而進，輸個乾淨，俯首而出，據說每家每日都有五百多元的進款。

公安局雖然有佈告禁止賭博，但你却管不了某國人的游藝。牌九壓寶，那是打個小哈哈。假若你真的給臉不要，無事生非，好，「領事館的見」，那豈不是王麻子的膏藥

——找病嗎？

敲竹槓

敲竹槓的方法雖然不同，而其目的則一。這種事情，每每發生於鄉村。通常使用而且效力最大的是這樣：

當某國人探知誰家有錢之後，便要了三五知己，闖門而入。聲言某月某日買了他白面若干，特來討債，不信，這裏有賬可查，說着把賬向桌上一摔。這一下子，嚇壞了莊稼頭。欠債還債，倒是小事。販賣毒品這還了得。經人說合，打個七扣還債，沒有惹出事來，總算孩子大人有福！

不但在家過日子，容易挨敲，就是在街上行路，有時也禍從天降。

那還是「殷長官」沒有就位以前的事，一個唐山中學的小學生上街去買東西，一不小心，錢夾中的鈔票，被一位某國人看見。出門還沒走上十步，這位某國人便在後面喊：「你的不要跑，拿了我的錢夾，」這學生一見有某國人追來，可真的跑起來了。越跑越追，同時還呼喊警察，結果二人一同帶到官裏去。真金不怕火煉，到底弄了個水落

石出，可是公安局又有什麼辦法？據說由公安局給了某國人十塊大洋才肯罷休。

還有一件更好笑的敲案，手段更是高明。一天，一個豐澤中學的學生，騎車回家，路遇一個某國人，手中托着一個小盒。當車走近某國人的時候，這位某國人向車上一撞，把手中的小盒摔出三四尺遠，盒中的白粉，洒了滿地。

「你的撞翻了我的貨，領事館的說理！」

天哪！誰不知道白面是值錢的東西，一盒白面起碼也值個三四百。反正不管是車撞了人，或人撞了車，某國人是不好惹的。經了許多人的調停，賠了八十元完事。

後來從幾個白面鬼口裏才知道，盒裏的東西並不是白面，而是一角錢一斤的麵粉。像這類的事，層出不絕，有理那裏去說？我有許多朋友，路過唐山，不敢停留片刻，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有理！有理！

註：詩云：「十五八慶，孫家二十（音舍），劉家不算，趙家一窠，北小街還有一桌，若是不能，方世坦向那兒撥。」這是我們鎖上一首流行詩，略加解釋，便能明瞭。

慶——是方慶×的慶字，八慶即方慶×者八位。

劉家不算——因劉家戶少，吸者只四人，故可略去不計，窠——即全戶也。

一桌——按我鄉風俗，六人爲一桌。

廿六年四月於北平。

某國人在北平

鄭亞

不用說，「某國」這兩個字，讀者已經很熟悉啦。

但打着這個牌子到咱們貴國來的「某國人」，却有正牌和副牌之分。單就已經貼上膏藥的北平說，正牌和副牌的「某國人」所幹的「勾當」，正是他們明顯的商標。

先論副牌的。

副牌的「某國人」，正如副牌的五月花香烟似的，在質上講，到底比正牌貨差一點。副牌貨沒有國籍，正如副牌五月花香烟沒有橡皮頭。雖然有時也有人叫他們是「×國人」，或「××人」，但北平人，尤其是小孩子，愛把他們稱做「高梁棒子」，這個名詞，在王雲五大辭典上是找不到根據的；我覺得前兩個字像是同聲，後兩個字却是象形，本來一根「棒子」把它拋在地上，任人去踢，它不過隨勢打滾罷了，若是有人把它拿起來，在一個滿身爛腫的病人頭上一擊，那末，這「棒子」也真夠那位尊病人吃不消的了。

這副牌某國人，長像，和咱們貴國人的尊容沒有多少區別，不過略低一點。他們大部穿着短衣——西服和制服，二者之取捨，那要看他們的職業的性質而定了。他們能說一口流利的北平話，他們的臉，是帶着東亞人的黃色的，但大部都又加料的添上色素，——蒼白與烟青——那是他們主子賜給他們的恩惠，目前，他們又要把這種恩惠轉施到咱們貴國來。

在北平成千成萬的過去皇族的後裔，受了他們的引誘和保護，自從本年度一月一日起再吸烈性毒品就要槍斃的命令頒布之後，副牌的某國人所經營的白面房，土藥店，雨後春筍般的增加着，而男女癮士也以此當做安樂窩，世外桃源，警察先生是光顧不到的。

但這兒，並不是慈善機關。當你還沒有上癮時，他會很客氣賒欠給你，等到你有資格搬到裏邊在當寓客時，那正是副牌貨們吮血的時候，直等到一切偷、搶、盜、的陰謀被想出，而癮士們實在也消耗了最後一大枚，最後一絲能力時，那末，他們會像死狗似的被拋在街角和陰溝……

當廣州禁賭之風雷行中，北平的賭風也正澎湃着，因為在賭場失敗，破產，自殺、

這是常有的事。我們貴國官廳似乎並沒有忘掉剿，罰，押這回事，財奴們爲了保護這生財之道，紛紛請副牌的某國人做經理，這一來就算高枕無憂了。後來，不知道副牌貨賺錢太多，正牌的吃了飛醋；還是咱們人的手段硬？請了某國的警察——要知道，某國人已有警察署設置在北平了——冷不防，連着剿了幾家，成羣的男女賭君子——也有官吏，可是不久就保釋了——被押着遊街示衆。咱們在笑，在吐氣，「勝利了」。但「大旅社」正牌某國人仍然公開的設着賭窩，去的人，都是些有身分的高等華人，出入也是汽車包車的，輸贏也是上千上百的，不像副牌那裏，毛兒八仙也可以去一試。

從前的洋車夫怕「奉天老總」，如今却變成怕副牌的某國人了。因爲坐車不給錢，伸手打人，開口罵人，已是他們對待咱們貴國人的習慣。誰都知道，他們一見着正牌的某國人，馬上變得伏伏貼貼的，如同兒子見着老子似的，所以誰都恨他們，罵他們。

咱們貴國人，賣毒，一經捉官，準是吃衛生丸沒錯，而副牌某國人公然零整批發，其他如新紀元的高利貸，偷運銅元，暗運私貨……真是一言難盡。罷了，罷了，我們真該感謝他們的苦心了。

再說到正牌的。

前年，正在風聲鶴唳，一夕數驚時，北平的某國軍界聲稱，他們的僑民爲數有一萬好幾，這末多的「皇」民，自然要幾千「皇」軍來保護了。所以在王府井大街，你常看到短而粗的某國戰士們的影子。每天早晨，在朝陽門，你也可以看到整隊的全副武裝的某國兵，出城，入城。家常演習，每天早晨都有的，其次如中原公司春夏秋冬大減價似的，照例有四季大操，大野戰，上回大秋操，參戰的，有五千之衆，當僞攻北平而穿城過時，我們大國風度的國民，却莞爾的微笑着。

「這調調兒倒不差，古城的秋天，太寂寞了。」

於是學者們趕快去考證遼金和元史。小孩子如在傾聽李闖王鬧北京的故事。

有時，市民們爲噓噓之聲，鬧得厭煩了，輕輕的仰起頭，斜倪着眼睛：「又是某國飛機。」

北平的春是美麗的，所以成千成萬的某國中小學生渡海到北平來遊春，北海、景山、萬壽山，那些中世紀的建築裏，不時的蕩起異國人的歌聲和笑聲。導師指手劃腳的講東講西，負着保護責任的「皇」軍，威武的放着步哨……

在北平，某國的小學校，也有幾所。從他們的裝束上，尤其是那背在脊樑上的書

包，和我們貴國的小學生，有着明顯的區別。冬天，他們每人都背着一雙冰鞋，夏天他們仍然穿着那身長年不換的黑制服，他們很少坐車，在街上走着，倔強的，像他們的國家。

「瞧！小×鬼子！」

咱們的孩子叫着。

中國幾十年來給人民教育了普遍的懼外心理。在北平却流行着「恐×病」。誰願意，吃了眼前虧，過後，還得吃官司？中國的法律沒有「情面」，破壞邦交，違反睦鄰政策之罪名，可不是要子。再說自己的命沒有了，犯不上；而把「民族」弄得翻不過身，這可要帶罪萬年了。所以——

在公園裏，市場裏，電影院裏，尤其是在黑暗之中，高明的某國人，會很有禮貌的把手伸在少女們的奶子上，如果含着淚水溜之大吉，那算是運氣好，不然你若像對待平常人似的翻了臉，那準包你挨一臭罵，過後，警察反而還要搶白你一頓：

「活該，誰叫你不長眼睛，那是某國人呀……」

記得，前幾年，北平曾發現什麼玫瑰黨，A·B·C·黨，據說，黨員都是些要人

們的公子哥兒。警察當然管不了，一般女招待，摩登迷斯，常常要受些小氣的，但那畢竟是一時的，而如今，這種現象是長年的了。不是什麼玫瑰黨，ABC黨。而是不折不扣的正牌某國人。

在馬路上，某國人的汽車的速度超過警章，大胆的飛馳着，有些不走運氣的老弱者常常做了輪下鬼，憑着一面某國旗，闖禍者可以安然的逸去，不，是勝利的凱旋！

年輕的某國人——也許是學生——騎着自行車，在人叢中亂串，和警察們開玩笑，冷不防摘去他們的帽子。或是抄去蒙在女人們臉上的面紗，有時，也會在臉蛋上，酥胸上光臨一把……

報紙上載着某國人強斫明陵的古柏，用汽車拉走了。

不尋常姓氏的「××公館」的木牌在各各胡同的門前都常出現。警察局特別招來了成千的新警察，因為每一個某國人的公館門口，一定要一個警察去保護的。

某國人組織了一個什麼會文詩社，每月以詩謎開彩，公然登報，公然有文人雅士們去投資。

門前挂着什麼「中×文化促進會」的牌子的，裏邊却是某國人主持的輪盤賭場。

大街小胡同，某國人的商業廣告像雪片的飛着，膏藥般的貼在病似的廢墟上，牆壁上。

前任市長認爲荒謬絕倫的跳舞，被禁後，沒有明令，在某國人的經營下，金扇，白宮，兩個大舞場的爵士音樂，直到夜四時方才停下來，以某國舞女的號召力——某國女人名噪東亞的，是她們那嫩白的臉蛋——連什麼會長，局長之流，也常去走走，而引起太太的爭風吃醋呢！活生生的有力的青年人失跡了。

在某國人支持下的，走私、密探、操縱、高利貸、荒淫、春風般的打到北平的每個角落裏。

然而，高貴的正牌的某國人，却正在和我們當家的討論着平等互惠，以及政治經濟上的一切問題。且常常高舉酒杯：

「慶祝大某國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某國人在北平的白面房子

周 曜

某國人在中國的行動，影響成華北情形特殊。尤其在北平城中，正如同害着結核性的病一般。結核菌在人身體內活動，並不感覺着痛苦。所以北平的情形，正如肺部中有了結核菌。結核菌滋生漸漸成了炭竈寄生着，常常吐出異樣的痰，甚至鮮紅的血。到了全部潰爛，人就被腐化死去。

白面房子，正像是一個結核菌的炭竈。白面雖然是某國人明目張胆的販賣，房子却是中國人所有。房子上一加白面兩字，馬上房東就得跟着攪纏不清。這種攪纏交涉，曾親身經歷過。現在根據我淺陋的見識，寫在下面：

街坊家一位老太太，閒下一所小房，每天只派一個多年的老奶媽，去看着房子。一天有兩位同胞來租定，舖保打好了就租給了他，這是很普通的手續。搬進來確是同胞，過了不幾天，却變了某國人住在裏面。那兩位同胞從此不見，房錢倒是照付。可是警察

來找房東。

「你怎嗎把房子租給了某國人呢？誰租的？跟我區裏回話去吧。」警察對着老奶媽說。老奶媽去還不行，必得房東老太太去。坐了一整天冷板凳，大大申斥一頓，具結不許收某國人的房錢，攆他搬家。老太太回來也嚇病了，央求着請我去替他交涉。借了這機會去觀光過一次白面房子，知道了些某國人的行爲和印象。

這所小房子只有三間北房二間廂房，又是在一個死胡同內。當我將走進胡同口，就看見一位同胞，好像是乞丐，雖沒有什麼討飯傢伙，可是骨瘦如柴，面灰如紙。看見我也找那白面房子的門牌，他是瑟瑟的有些畏縮不前了。敲門後，見開門來的某國人（他的鬚鬚就足以代表），我冒稱房東，他往裏一讓。一看屋中，全都裝安好高架地板。木坑鋪席上跪坐着一位準某國女人，以爲我是個主顧，拿了包兒，遞給某國人，某國人搖手不接。廂房中只就地一鋪葦席，上面正有兩位癡士，坐在那裏演習。最初見我進來，是很担心而直眼望着。及至看見某國人神氣，知道是不要緊，所以仍是燃放「高射砲」。

「房子並不是租給你的，你爲何侵佔住下。你雖然也給房錢，但是公安局，對於貴

國人租房辦法，尙沒有規定。還是請你搬搬家。」某國人早知我的來意，所以我也就簡捷的對他這樣說。

「我雖然不是由你房東手裏租來的。可是由你們中國人手中租來的。房錢我可以給，搬家可不容易。你們中國人要了我好幾百塊錢，把房子賣給我了。我安裝地板木坑電話電燈，花了許多的錢。你們中國人都不租房子給我們，我們只好回國。回國，坐火車，坐船，得用錢，我還有帳沒收清。沒有八百塊錢，我回不了國。你給我錢，等我找着房子就搬家。或者你給我找房子，若不然等我有錢，就回國。」某國人摸着不流利而又不通情理的話回答我。

「我們並非不歡迎貴國人來租房住，只是你不該作這違法的生意。連累房東受警察的爲難。你既不是安分住在這裏，警察不准你住在我們的房子。如果你肯找房搬家，房東可以擔負你移裝電燈電話的費用。如果你肯回國，那我們真得替北平的人念佛送你。沒有理由讓房東給你錢。」某國人也覺得我以上的話有點諷刺，急忙又對我說：

「警察不准我住？讓他來趕我好了。你們中國警察簡直是強盜，前天帶了好多人來搶我。把我幾千塊錢的貨物都搶了去。還把我的夥計（其實就是白面客人），捉了好幾

個去。你們地方上的警察還維持什麼治安！青天白日帶人來搶我，還把我帶了去。你們公安局長跟我認識。把我送到使館，今天放我回來。東西却不還給我，我還沒有去報案呢。他們倒干涉房東叫我搬家。你們中國人真欺侮人。」想不到引出某國人的牢騷！我正想話要說，電話鈴響，某國人去接。聽那談話神氣，是買白面的打來，叫某國人派人送貨去。這自然是比較闊氣的主顧。最後我反復說請他搬家。雖然仍是無賴，口口聲聲的要錢，但是好像曾經受驚後的懊喪。但是他的中國話太差，我費了好多話，他簡直聽不大懂。最後只迫出他說「找着房就搬，回國就給你們騰房。」

廂房中吸白面的氣味，真使我窒息。只好客氣點走出來。當我走到院中，大門口掩進一位國人，自然是吸白面者，看見我，急又縮身掩出門去。某國人看見主顧上門，一聲又叫了回來。可是他那種難堪畏縮，不知是羞恥，還是怕法律。爲甚麼非吸白面不可呢！把金錢白白送到某國人手裏，自己却任青春凍餒而死，或者伏法被鎗決。

我出得門來，不由已的眼睛往四外看看。有一位警察在等我，幸虧還好是因爲取房捐有點認識。彼此招呼：

「您是來攆他搬家嗎？怎麼樣啊？」

「狡賴的很。只好找找舖保再說。」

「對對！頂好把舖保告了押起來。」

「剛才那白面客人，你怎麼不提他呢？」我反問他。

「一個半個，還不夠行公事的呢。別來多了！前天捉了十幾個去。」

這時我方明白某國人所要報的搶案。然而抽白面的也可以做俸，在一兩個人的時候還能躲過去。

跟着就去找舖保。舖保是一個小鐘錶舖，掌櫃的在修理錶。一經質問，即直認由朋友介紹給某國人打的舖保，曾收過十元錢的禮金，可是只答應不欠房租。我又問他：

「房子已然轉租某國人，你還敢保嗎？最好幫着攆他搬家。警察干涉房東，也免不了連累你吃官司！」他却成竹在胸，很鎮定的對我說：

「您放心。他不欠您房錢就得了。警察也上我這來過，聽說他還使了錢呢！只是現在上面加緊，不好對付；找你們房東爲難而已。不叫房東收房錢！這損失只有小民吃虧。當初您別租給他呀！」被這奸商一頓搶白。雖然心中氣忿，但生氣又有何用。後來又託了某國醫院的某國醫生，同某國人說情請他搬開，但是却只是把幾個月未收的房租

共同送來。直至：軍委會離平，政委會成立，由警察特別的關照，街坊老太太纔敢收這某國人的房租。又直至去年鎗決毒犯的死刑宣布，某國人因營業蕭條才搬走。

因為得了上次的經驗，自己房子閒下來的時候是很小心。同時警察的限制嚴厲，某國人租房，頗有相當困難。有的房東，租給了某國人，後來只好認霉氣，破點財，請他搬去。也都是數目要得少，幾十元，或一二百元。某國人得了錢後，打點行李，充做初到北平的旅客，搬到客棧或者公寓。及至發覺他們是某國人了，對他們也是十二分頭痛。可是某國人呢，住在公寓中，却不能夠做白面營業，仍然是急於找房子。

有一天，一位身材很高，純粹山東人口音，西服，皮包，手杖，漂亮包車，光臨舍下要租已經閒了三個月又不敢貼招租帖的一所房子。他自稱日本留學生，在平大法學院，担任某系的主任教授數年了。從前住過西城某某地方，曾一度離平，最近携家眷來平，不想房子這樣不好租。找不到房子，都是受了某國人的影響。住在公寓裏，花費太大。馬上想放下定錢，並且很理直氣壯，言明是住在亞洲公寓內某房間，可往調查。我告他等調查清楚後再定規。他知道強也未必可，只求速為調查，頗不耐煩神氣走了。在案頭找出平大職員錄，既沒有某人名姓，再往打聽法學院教授，也沒有這們一位同事。

心裏十分懷疑，只好親到亞洲公寓去訪問，果有此人。據公寓老板說起，不單是一位教授，而且他太太也是某中學的教員，都在家。當即拜訪，以窺究竟，住在深深的院內，占居兩間房。彼此招呼後，讓在房中坐定。看他的行李皮箱網籃等，都看不出有一絲某國人的破綻。少頃，他的太太也由那間房內出來，矮胖的身材，圓臉膛，架着厚凹玻璃的眼鏡，說話純粹北平口音，的確是一位女教員的風度，倒一點不像那位教授的造作勉強。若不是已打聽出平大法學院是沒有這位教授的，統觀他房內一切，是很像外來的旅客。因爲要探聽究竟，只好沒話找話來說，漸談到社會情形，詢問那某教授在×留學所見比較如何。他對某國的極力稱贊自在意料之中，無意中却說出「你們中國也漸漸上軌道了」，使我恍然大悟。不由的對他說：「只是我們中國北平大學却沒有貴教授的大名呢。」他也只好瞠目無言。我一笑之後辭出，對他說：「你又吃了某國人的虧，這房子却不能租給你了。請你原諒。」

直到現在，到處可以看見許多某國人在北平活動。他們的住居，不知是否已得當局優容，或者是他們的詭計得施。只是當局所搜捕的白面毒犯，無不是由某國人的白面房子搜出來的。所以這白面房子很像結核的炭竈，時時會排出點異狀的分泌物。公安局的

護送車，天天要裝着許多毒犯送往戒毒所。據統計，大概北平有二十餘萬人是白面房子的主顧呢。

大荒地的某國人

外行

在下不會「東渡」，對某國情形加以研究；更不會和某國人士有所言歡，懂得他們的個性。談起某國人來自然是外行。但是「三生有幸」，偏偏某國人看中了故鄉的好處，「如蟻附羶」的在故鄉居留起來了。在下那能不「瞻仰瞻仰」，瞧瞧這「東洋鏡」？雖然所見寥寥，不妨就拿這寥寥的一點來談談，藉以認識認識我們的「友邦」人士。即使不能「窺其全豹」，我想總可以「見其大體」的。

一·隱約的記憶

敵縣大荒地（疊山）的煤礦，相當的豐厚。自然叫誰看見也要「垂涎三尺」。不過洋大人還沒進門以前，那塊土還是好好的埋着。「夜明珠埋在地裏是不會放光的。」雖然地下有煤層，但是開不出來不是白瞪眼嗎？「打開疊山，有了窮漢。」（註一）這句俗語是常常掛在大人孩子們的嘴上，有意無意的就會哼出來。他們老是用着渴望的眼光眼巴

巴的望着牠，但是最後還是哼那麼兩句，算是消解消解心裏的鬱悶。現在是開了。然而「窮漢」仍然不會減少。說真了，倒是更窮的要命。原因一想便知：因為牠不是用我們自己的力量開採的，而是洋大人替我們開的。名義上是中×合辦怪好聽，內幕裏就兩樣，拿錢當然有你的份；批紅的時候總是人家的吸力大，「臭銅」是向那方向去的。現在聽說又要開採龍烟煤礦，在下不覺感到比重傷風還要命的頭痛。

在下第一次和「友邦」的「友人」碰頭，還是十年前的事呢。父親帶我去看櫻花會。忘記那次的櫻花會是「十週年紀念」還是有什麼「落成禮」同時舉行，總之那會是盛大的。在個小小的縣裏，有這樣的會自然非同小可。轟動全縣是必然的。所以趕會的人山人海，擠的「水洩不通」。「玩意」也特別多。可惜現在都丟在腦後了，不能「以餉讀者」。只記得有××戲，像蛤蟆一樣的哇哇的叫，聽不出是些什麼鬼腔。印象最深的還是搶糕點吃：許多××人站在××家廟的頂上（××在大荒地西山上設有「家廟」），向下拋擲糖果蛋糕，讓那些餓肚皮的人們像一羣螞蟻一樣你爭我奪。孩子們都被擠的亂叫「阿媽」，××人在廟頂上喜的「不亦樂乎」。當然在下也裂開嘴喊了幾聲「爸」。常聽說巴厘盛行鬥雞，西班牙好鬥牛，自己也會鬥過蟋蟀。但是看「鬥人」這

真是第一次呢。也是廿世紀的「創舉」吧！

二·某國人深懂經濟學

民十七本縣不大太平，土匪到處騷擾。縣保衛團苦於應付，於是「乞援」於某國人。某國人一口答應。便獨自進剿。×兵到時，真是不費「一彈一卒」，土匪就「望風而逃」了。等×兵一退，土匪又來。一方「屢打屢勝」，而一方則「屢退屢進」，這樣就成了「拉鋸式」的了，土匪是越勦越多。並且匪方的火藥武器也越打越「用之不盡」了。誰知道是怎麼回事？這樣某國人便第一次應用經濟學而大滿其腰包。

大荒地的礦工本來是按班給資的，每天分兩班（日班和夜班，工作幾班隨你的便，）每班八小時，可以拿到工資三毛。不過誰願意不住的工作？××人雖然僱着「工頭」，檢督工作，極力防止怠工。但是閻王雖然兇，又那能顧了那麼許多小鬼？所以工人們常常可以偷點懶。然而某國人終究是聰明的。他有真正有效的辦法，他將「工頭」開走，而變更給資的方法：按你挖炭的多少給錢。這樣誰都不願偷懶而想多挖幾筐炭了。然而就是將「吃奶的力量」也用出來，你也不能挖出三毛錢的炭！因為價格早已由某國人定好了。某國人的經濟學又得了一次成功！

民廿四大水，兩井（出炭的礦坑本地人叫井）都被水淹。可憐八百工友，皆遭嗚呼！實行了一次「集團安葬」！某國人當然免不了受損失，但是某國人終究是聰明的。他想出了再生產的辦法：從前礦區內是嚴禁私人開採的。但是現在你用一千元就可以向某國人買個小井做做。這是多麼合算的事？然而且慢，你出的炭不能賣給別人，某國人是「專買權」的。價格是由人家定。他還給你修上向工廠裏運炭的電車路呢。至於築路的資本，當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從炭價裏扣除。這樣只給你個「維持費」，你便不能發展。要想發財？那才是做夢哩！現在每個小礦主都騎着一個老虎，然而某國人可「坐收其利」了。

三·某國人對中國人是體貼入微

中國人的心理，某國人是再明白沒有了，他不但明白，並且還能「致用」。他知道中國人是不能缺少神。前幾年，許多「智識分子」要打倒迷信，到處掀神，弄的信徒們都無「燒香之地」，大叫其苦。然而某國人是了解他們的苦衷的。於是「不惜巨資」，在西山上建築起「泰山行宮」來讓他們去「頂禮膜拜。」中國破除迷信的先生們能去將人家的「行宮」掀除了？這樣便大大的得到信徒們的讚仰。那座「泰山行宮」還是用

「剛筋混凝土」建築的呢。這也許是對「泰山奶奶」的優待吧？不錯，廿世紀的「泰山奶奶」應當住洋房了。

某國人最能瞭解走投無路的光棍。他知道他沒有飯吃，不得不「挺而走險」。然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個光棍要想找利器又「談何容易」。某國人知道你內心裏的苦悶，於是便以最低的價格出賃「利器」。你看看太陽要下山了，正是做買賣的時候。你可用一兩元的代價到××洋行裏去賃顆手槍。（當然須有介紹人，免得你不交槍了。）真是「一本萬利」！只是一般人大遭其殃而已。假如你真是「手無握槍之力」，你可以做「當相人」。這是很保險的。你到某些地方偷偷的拿了東西，只要把贓物送到××洋行裏去，便「天下太平」了。警察是不會拿到證據的。這樣失主也方便，××洋行馬上便想法通知你，叫你去贖。你看多方便！某國人對中國人真是煞費苦心！

某國人還知道當局禁毒是很嚴的，一般癮君子苦無辦法。烟館都查封了，有錢無處買貨。然而某國人知道你的苦衷，所以就特設「洋行」「以餉吸者」。或者到「洋行」裏去過癮，或是往家帶都無不可。不過「洋行」的門旁總少不了警察，你從「洋行」裏出來當然得翻翻，糟糕！假如你要帶着回家能行嗎？但是有辦法：只要和「洋行」裏約

好就得了，他們是很有信用的，將「花邊」付了，你到約會的地點取貨好了——附近的樹林裏山坡上都是約會的地點——一定準時送到。要不然還可以送到你府上呢。誰說某國人不講信用？他們對主顧是真熱心！

（註一）有即沒有

西山系大荒地西門外的一座小山

某國人在山東

一 誠

一 坊子與濰縣

乘膠濟西行車，經過城陽，四方，滄口，不多一會到了坊子。坊子是一個工業區，是一個某國人的工業區。紡織，火柴，毒品，都在製造，向四周鄉村推銷！

從坊子向西第一站便是濰縣。濰縣比起坊子規模要大過幾倍，在鄉間完全是一個手工業紡織區，在城裏是一個染織區，而且還在發達。鐵路有膠濟路直達濟南青島，公路有烟濰路直達烟台海口，台濰路直達台兒莊，啣接津浦鐵路。無疑的濰縣是魯東的重鎮。也正因為牠是魯東重鎮，某國人更十分地注意牠。我們一下火車，出了站台，向北的大馬路走去，首先現於我們眼簾的是「老篤眼藥」，「大學眼藥」的廣告牌。其實，這些廣告，不單在營業的性質，去年有位朋友告訴我含有軍事作用的，大概是有「光明」的路通，「老篤」的此路不通。再北行不到半里，那就是某國人的商店。他們整日

關着門，然也却日夜的開着窗子，他們也就靠着這個開的窗子吃飯。尤其在晚上，我們有很多同胞，把銀錢送進窗子去，換出來的是麻醉毒物！

這裏有一件好的消息，願意報告讀者的，那就是濰縣鄉村民衆與城內商人的聯合抵制某國人的洋布。這種思想本來是「天經地義」，似乎沒有說的必要；這種事實中國人的應有反響，也不必奇怪。不過，濰縣特別些，而且值得別的工業區效法的，所以我們願意特別提出一說。濰縣在前年我們去做鄉村經濟調查的時候，據後來統計的結果，有八萬張手搖機紡織土布。他們把土布紡出後就送到城內染織公司，並領得半價，再行購紗。染織把土布染出後，再交給布商，布商付與了整價，染商再扣下染料的价格，其餘還給農民。至於這種土布的銷路，幾乎佈滿魯東，魯北，魯南（魯西自己尙有土布），整個的抵抗了某國人的洋布。所以當着我們初次看到手工業與城內的機械工業並行發展的時候，我們很奇怪牠違反了經濟原理上的「大經營吞併小經營」的公式，後來我們才發現了手工紡織業，染織工業，布商三者是「三位一體」，互爲依存，而抵制了某國人的洋布推銷。這件事某國人也正在破壞，那就四方紗廠的棉紗價格的提高，和洋布價格的減低，以圖打破這種經濟上的連鎖。因爲濰縣手工紡織戶用的棉紗，完全是

四方大康紗廠的出品啊！說到這裏就牽涉到整個民族工業的問題，經濟上自足自給問題。雖然這是一件值得報告的一件好消息，前途却不能抱樂觀！

二 青州

濰縣西行車，經過昌樂，大圩河，楊家莊，便是青州了。青州的商業完全集中在車站附近，所以某國人的商店也都集中在這一條馬路兩邊。牠們的營業性質，除掉平日賣毒品外，到了春夏之交，蠶絲上市，整個的操縱了蠶絲的市價。山東有句諺語：「臨胸縣，桑一半」，這話的意思是說，桑蠶在臨胸和種地有同等重要，幾乎不是副業，而是主業。臨胸靠近青州，而且也是蠶絲出口的唯一場所。近幾年來因着絲業的整個不景氣，和某國商人的市價操縱，結果臨胸縣的桑不到「一半」了！某國商人的操縱市價，說起來有趣得很。那就是在蠶絲初上市的時候，先由某國商人總店發出每担價格報告，逐日提高，然而市上的蠶絲却並不收買一點。可憐我們那些本地小商人，眼看某國商人懸價與市價懸殊太大，基於迷信洋人的關係，總覺得今年蠶絲的海外市場好了，於是都跑到某國商人的總店裏，報告他們個人收買地域的蠶絲產量。某國人就根據這些報告，

作一個本年度本地蠶絲產量的估計，再和世界需求絲的數量作一比較，便發出第二次蠶絲價格，那就是所謂「一落千丈」！本地商人糊塗了，倒霉了！然而，又有什麼辦法，只有倒霉認輸，蠶絲還得賣給洋人！雖然近來有合作社的組織，可憐農民無智識，本地商人又吃醋，而且也沒有最高的蠶絲輸出機關，辦理出口檢驗統制，結果是一籌莫展！

三 張店

車向西行，經過臨淄，就到了張店。張店是膠濟路上的一個大段，火車在此停半小時。此地的某國商人較之青州更多，不過，這裏營業的性質主要的是棉花。張店北邊的鄒縣鄒平，齊東，青城，桓台，都是產棉區，所以每到秋天某國的商人就大大收買棉花，操縱市價。他們的法寶仍是青州收買蠶絲的那一套。不過，近三四年受到了一點意外的打擊，那就是山東省政府建設廳在齊東組織美棉運銷合作社，和鄒平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的鄒平棉花運銷合作聯合會。這兩個機關整個的把持了魯北的棉花市場，直接運銷濟南，上海，給了某國商人一個很大的打擊！

五 周村

「金周村，銀濰縣」。這是山東人在鴉片戰爭前，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時代，形容內地都市的話。膠濟鐵路修成後，周村的「金」向東移去了青島，更進一步的移到外國了！這自然不能不說是某國人的賜與。周村是一個輕工業區，大半是染織工業。近來都被某國商人操縱了，名義上是中國人開的，而資本上却是某國人的！當你一出車站順馬路向北去，你就看見許多某國人在街上不守規矩的遊來遊去，橫衝直撞，簡直如入無人之境！車站兩旁林立着許多新式建築，都掛着「小林洋行」，「××會社」，「內山造社」。這些商店的營業，主要的是供給中國「海軍」的軍需！讀者不要誤會，某國商人也會賣國，變爲「漢奸」，供給我們的海軍食糧？當我第一次從周村下車去齊東的時候，黃包車夫看見一個衣服破爛，面色蒼白的同胞，向我討小錢，他問道：「海軍」，又沒有糧食了？當時我大惑不解；難道說中國雖窮，這就是中國的「海軍」嗎？也許是「海軍」退伍的吧？感念叢生，莫可一是。約半點鐘，出了周村街，到了鄒平的楊堤莊，車夫吃飯，我便問他「海軍」是什麼人？他告訴我：「海軍」是吸「老海」（海洛英）朋友的簡稱，至此，我才明白「海軍」的名詞含義。他一面講「海軍」的可憐，同時很感慨的說道：中國境內爲什麼讓某國人做這種買賣，害死了中國人？他問我：先生

你說官家怎麼不管這事呢？我沒有法子回答，我心裏慚愧！我只好勉強地說：官家快要管了！

六 濟南

某國人在濟南，整個地在商埠上。有兩三條巷子，全是某國人，而且他們還開着「鶴×旅館」，專門招待本國人之來濟南的。「九一八」事變後，他們的氣焰高到萬丈。「一二八」，和最初的綏遠抗戰，還算殺一點氣！這裏有幾件中外報紙沒有刊載的真事情，我願意告訴讀者，想是你們在國家風雨飄搖的今日，關懷山東的熱情中，所樂意多知道的一點消息。

廿三年某國人，前任軍務局長××少將，到了山東，首先拜晤韓主席，韓主席也樂於接見，並在省政府西花廳設宴洗塵。當時席間在坐的，除了主席和他外，陪客尚有程希賢，張紹堂諸人。酒至半時，少將從腰裏掏出了兩件東西出來：一件是手槍，一件是條文。他右手拿着手槍，左手拿了條文，起立致詞道：「敵人奉命來魯，簽定此項協定。惟明知貴主席不簽，然革命又不能不服從；無結果回去必死，不如死在貴主席

前。」言已，即將手槍對準自己胸膛，表示要放！這時情形太嚴重了！幸而韓主席也倒機警，一面把手槍搶過來，一面笑臉向程希賢說：「少將醉酒了，講出許多醉話，你陪到休息室去休息一會，等他醒酒後再談！」少將便被許多陪客，前擁後護的送到另一屋去「醒酒」。

去年秋天東京×新聞社派出香×特派員到山東訪韓主席，一見面，這位記者開口便問：「韓主席對中×問題意見如何？」韓先生答覆的太妙了！他便領着香×看掛在辦公室裏的一個地圖，他指着說：「照我看，這一部份（東四省），應立刻無條件奉還中國！」香記者默然，不一會辭出！第三天東京新聞就登出「魯主席韓復榘中央化」的標題新聞，裏面講了許多無聊的話！以上是某國人在山東的大概。

至於山東的一般民衆，已經有了三年來的訓練，最近更普及全省。他們早已具備了抗×的決心。有一次我在魯南的一個縣份，不知爲什麼歐亞航空飛機飛向青島去，走向了那些山中的縣份。過後，有許多農夫們，向我問：「中央飛機開去打××吧？近來打的怎樣？」我說那是歐亞航空的郵機，他們不信以爲我騙他們。所以，我說：我們民族的出路，握在我們青年人和青年農民手裏，雖然中國的病，已經染得很深，但我們總相信

「人力定能勝天」！我們要研究某國人的在華勢力，某國人的特性，某國政治，經濟，等情形，我們都需要了解。把握住了這些認識，再施以有力的弱點攻擊，不會不勝？民族出路在此，個人出路亦在此。

某國人在青島

余一夫

二十二年秋，我以某種機緣，得踏上這所謂「東方樂園」的青島。我正欣幸着這雄偉秀麗的天然山水所賜與的優美，但是，許多朋友們却都紛紛地來信賜給我以一個很別緻的頭銜：『青島的華僑』。起先，我只感覺到大自然所給予人們的幽美，對於這所謂『華僑』的生活與內地的並不覺得有什麼差異；然而，日久，便處處都感覺到不同——因為處處都可以遇見某國人的「喧賓奪主」的行爲來。在這裏，我姑且從日記簿中抄錄出日記的一頁，以嚮讀者。庶乎可以使得大家都明瞭這島上的某國人的行動之一斑。

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

星期四

晴

華氏表四十九度

早晨六點鐘，觀象臺循例地播送出報告時間的「嗚………！」的拉長的聲音。

我從溫暖的被窩裏探出頭來，揉着惺忪的睡眠，窺視着窗外的天色。接着，伸了伸懶腰，舒展着筋骨。被窩外的寒氣襲來，它顯然地會使得我的頭顱與雙臂縮進被窩。

「剛纔天還沒亮，東洋鬼子兵就都上了岸。聽說平門報的章陸戈也都給他們捉去了。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現在馬路上都是亂七八糟的。」趙媽從菜市場買了菜蔬回來，喘着急迫的呼吸，咬着酥黃的牙齒，嘴裏咕嚕着。

「啊！」我驚奇着，驚奇得幾乎要跳起來：「鬼子兵爲什麼要拘捕一個小小的平民報社的社長呢？」

我正在盥漱，報館中的工友范志山已經騎着自行車趕來，帶着幾分焦灼的神氣：

「停泊在前海沿的××軍艦上的海軍陸戰隊，約共一千多人都已經全副武裝的登岸了。市黨部，鐵路黨部，圖書館，國術館，平民報社都被×軍包圍，並且闖入抄查。結果：把張樂古，向禹九等都帶去了。據說：他們還要兩個黨部把特派員李先良和謝永存都交出來咧！」他的額角上爆出了蚯蚓那麼粗的青筋。

「那末，市政府究竟預備怎樣處置這件事情呢？」我呆了半響，才縴着眉頭關心地回問他。

「不知道。」他伸出舌頭舐舐嘴唇，還吞了一口唾沫。隨着，他便鄭重其事地告訴我：「社長吩咐我來通知你，請你在頭午就到報館裏去一趟。」

「好。」我儘可能地用着短促的話句回答：「我就來。」他得到了我的回答，便毫不遲疑地離去了。

他去後，我依坐在南窗下，凝視着膠州灣的一角。

「全副武裝登岸——九一八東北事變——一二八淞滬戰事——古北口抗戰——喜峯口抗戰——綏遠戰事——陸戰隊登岸，任意逮捕機關職員。難道又要發生什麼不幸的事件了麼？」我凝思着，凝思着，終於決定先到前海沿去看看動靜。

太陽從紅騰騰的雲霧裏衝了出來，在空中滾騰，漸漸增加熱威。

走到海邊，海上的空間的一切烟霧都已消滅，八九艘灰色的威脅異國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軍艦排列地停泊着，在每艘軍艦的艦尾，都懸掛了一面「X之丸」的旗幟；艦上，粉筆條似的大砲相互地瞄準着，隱約地可以看得見士兵的蠕動，依稀地可以聽得出軍號的吹奏。棧橋上，沒有一個遊人，只是馳騁着陸戰隊士兵們的自行車。插着「X之丸」的旗幟的小汽船，裝載着士兵們漂浮往返於棧橋與軍艦之間。棧橋公園一帶，站着些看熱鬧的有閒階段的人們。

踏上中山路的一端，一羣濃脂厚粉的東洋妓女們，挽着高大的髮髻，拖着雪白的木

屐，穿戴着艷麗的服裝，腰間還束着一條很寬的長帶，踏着輕鬆的脚步，帶着歡欣的神情，燕語鶯啼般說邊走地望棧橋那邊走去。同時，在右首的邊路上，像密集的一羣黑蟻似的陸戰隊的士兵們，移動着較短的腿，踏着有點特別的步伐，橫衝直撞，毫無顧忌；有時，他們也會故意逗着向他們兜攬生意的人力車夫開玩笑。

跨越過海泊路，迎面來了一隊吱吱喳喳的長長的××小學生的行列，在他們小小的臉龐上，誰都透露着歡欣的傲岸的神情，他們宛似到棧橋上去歡迎剛從前線打了勝仗歸來的軍隊那樣的興奮。

我走着，走着，不停的走着。經過市場一路，陵縣路一帶，許多××商店的門口，都插着『×之丸』的旗幟，也有懸掛着燈彩的；有些場所，則貼着『海軍人員御休憩所』的字樣。

真的，全島上的××籍的男婦老幼，誰都顯得比往常慶祝××節更為熱烈了。

我穿過了幾條馬路，我覺得身體有點累乏，於是，我便雇了一輛街車趕往報館。

（中略）

傍晚，我默坐在編輯室裏，審閱着外邊寄來的許多稿件：一篇，兩篇，三篇……，

其間最值得我加以注意的，那是本市海軍學校裏的一位學員寄來的三幕劇：『鴨綠江畔』；在這篇創作裏，他描寫着『九一八』東北事變發生後，鴨綠江畔一部份民衆的苦痛，以「團結，奮鬥，抗敵」爲題材，以老年婦人的呻吟作序幕，以壯年男子的高唱『禦侮抗敵』歌曲爲終結。文筆既流利，內容又充實，且適合於舞台上的排演；無疑地，這是一篇具有正義感的較佳的作品。但是，環境是這樣（因爲青島和其他的地方情形是大不相同啊！況且，×海軍陸戰隊又已登陸，隨時可以捕獲你，隨時可以封鎖你們的報社），怎麼能夠給他披露呢？不得已，惟有飭役將原稿奉璧，并附小簡：

『拜讀大作，既感且佩，惟以環境關係，不便發表，茲特飭役璧還，敬祈查收，區區苦衷，尙乞鑒原。有暇，並盼另賜佳作，以光篇幅。』

深夜，我從報館裏走出來，馬路上的行人已經很稀少，賣零食的小販也不多見，只有那些爲着職責而站崗的警察，依然在肅殺的冷風裏往返地蹀躞着。

我走到海邊，我的腦神經立刻泛起異樣的感覺。髣髴在這黑艷艷的海上憑空移來了許多幢的洋樓，在每幢洋樓上，它們還都置備着放射出青紫色的強烈的光柱的探照燈，光柱縱橫交錯，對着四週掃射，他們好像是企圖在這強光的掃射之中毀滅了這東方的樂

園。

我經過紀念亭，紀念亭孤寂地兀立在慘澹的燈光之下，好像是在爲這叢爾小島悲哀而啜泣。

海潮洶湧着，發出洪大的聲響，有如萬馬的奔騰。

我走近太平路小學旁的吉士香烟廣告牌跟前，廣告牌上的美國姑娘是在着對我微笑。然而，事情竟會出於我的意料之外！迎面來了一隊×海軍陸戰隊的士兵，擺着猙獰的臉孔，用炯炯的眼光注視着我，有如衆多的鳶鷹謀捕一隻雛燕那樣的兇狠。

「站住！」最後的一個鬼子兵走出隊伍，揚起手，操着不十分自然的中國話嘶喊。接着，就有一個穿中國便服的我們的同胞（？）走前來盤問着：

「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那裏人？——住什麼地方？——在那兒做事？——爲什麼要到馬路上來亂跑？」氣勢洶洶，不可一世。

我毫不畏縮地逐一的回答。

終於，他回轉身去和最後的那個鬼子兵噁哩咕嚕地講了一大套，那鬼子兵也指手劃脚地對他說了幾句，然後他再來關照我：

「趕快回去！以後在夜間不准到馬路上來亂跑！否則就要給你顏色看！」

我點了點頭，我纔領悟到「奴才」的威風，我纔嘗試到某國人所給予「世外桃源」裏的「華僑」的幸福。

我望着他們去遠，我纔低着頭，忍住氣，踱回寓所。

冒牌浪人在福州

閒堂

這次徵文題目爲「某國人在中國」。我想，如果在另一時代的人看來，也許對「某國」二字要發生誤解；但在我以爲「某國」二字與「友邦」二字有着同樣的幽默意味，所以這題目也特別饒有意思，大約凡是讀者都會感覺到吧？不過在寫稿的人却不能不稍加斟酌一下。或謂「因閒話皇帝而坐牢」的時期已成過去，何必再畏首畏尾不敢說一句實在話；但明哲保身的古訓誰也知道。所以，我這篇拙文，却不是寫正牌的某國人，縮而小之，寫狐假虎威的「冒牌浪人」，即有所獲咎，當亦減輕其罪吧？

福建這塊地在某國人的眼中看來，當然好像一塊肥肉，早已虎視眈眈，垂涎三尺，恨不得一口吞咽下去，所以他們不遺餘力的經營着，在福州廈門都有很雄厚的潛勢力。他們並利用「冒牌浪人」到處活動，擾亂，破壞。所謂「冒牌浪人」者，也許有很多人不明白吧，蓋凡某國屬地之流氓至福建，閩人多稱之爲「冒牌浪人」，以別正式之某國浪

人也。這種「冒牌浪人」在福州非常猖獗，開鴉片館，做花會巴仔，放高利貸，包討債。

現在先說鴉片館。自政府嚴厲實行禁烟政策之後，本地人所經營之烟館，大都關門大吉，只好讓「冒牌浪人」專利了。或有本地人所開的，也得掛他們招牌，納例請其保鏢，否則就立脚不住。一般癮君子也以「冒牌浪人」所開的烟館有某國爲護符，比較穩當，均趨之若鶩。所以他們館子裏日日門庭若市，獲利不少，因此經營此業者，日增月積，統算起來，其數量很可驚人。這種的烟館大多設立於南門兜一帶，門前開着正當的店舖，隨意排上幾簍海菜鹹魚，以爲掩飾——不！掩飾二字欠妥，應該說這正是他們的市招廣告，吸引烟客的絕妙標誌。店面賣買的清淡自不用說，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是永遠賣不出一隻鹹魚或海菜也絕不在乎。說透澈些，他們根本就不希望買魚菜的顧客，因爲顧客一多，反失却吸引烟客的效力。買菜的人也都明白，絕不會踏上這種店面，所以他們的海菜和鹹魚往往都蒙上一層很厚的塵埃，不知者還道這正是咱們國人抵制某國貨的表現。我們如果走進裏邊去看看，就會立刻咋舌而驚嘆他們生意的興隆：吞雲吐霧的貴客，橫陳直躺，觸目皆是；東一盞西一盞的熒熒如豆的孔明燈，恍耀於彌漫

如霧的烟氣中；大家暢談烟經，絕無顧忌，只那縈繞不散的烟味，就夠薰得烟鬼樂而忘返了。「冒牌浪人」開的烟館還有一點好處——自然是烟鬼們所認的好處——他們知道烟鬼的心理，他們爲烟鬼打算的周全和種種拉攏的手段，真令人驚嘆，非「老槍」者不能盡表其「至德」，我對此道是門外漢，祇能道其梗概而已。

押花會在福州社會上是一種很流行的賭博，當局因其貽害匪淺，所以禁之甚嚴，中間會槍斃花會頭好幾個。但此風暗中仍頗熾盛，一般花會頭多在尙幹南嶼一帶，他們都有嚴密的組織，眉目極多，官方派員下鄉拏抓，往往撲個空，弄得沒辦法，有的索性收例，有的假癡假聾任他去。福州爲省市所在地，在嚴禁範圍之內，大家要想押花會，須跑到鄉間去，諸多不便；且小賭的人更不值於花路費。於是「花會巴仔」就應運而興，這種「巴仔」也大都爲「冒牌浪人」，蓋非他則別人不敢明目張膽的做也。

做花會巴仔是十賺九穩的生意。許多押花會的人於每晨將自己所要押的字和押的數目各自開列一單連同現款交付巴仔，巴仔就彙集各人所押的字和錢數列一總單跑到大攤（即開花會的大場），代爲賭押。這叫做「跑大攤」，一名「跑巴」。薄晚的時候，跑大攤的就趕回來，將本日大攤上所開的字向大家宣布，凡押中的就來巴仔處領錢，巴仔

照例抽了幾成去。這是巴仔明白的好處。巴仔代押花會的人跑大攤，抽些利息，自在情理中，押中者也何樂而不爲。其實巴仔何曾專靠抽例就滿意，這中間有着極大的弊，巴仔雖說代押主到大攤去押，實際上他們只將本日三十六字中押得最重，自己吃勿消的幾字繳上大攤去，餘下的由自己吃下，他們並將各字押數預算平均，不論大攤開出那一字，巴仔總是坐享其利的，大家雖明知此弊，但與押者無害，所以仍很信任巴仔。

以上所說的巴仔，是指打算長做的巴仔，故信用還好，幾十元，幾百元的錢，非常乾脆，很少拖欠。另有一種更下等的「冒牌浪人」，他們所幹的巴仔，完全用欺騙手段，不管尙幹南嶼，他們都跑。譬如今日尙幹開「三槐」，南嶼開「合同」，那末他就揀押得輕的一字發表。有的根本就沒有跑大攤，只將本日所收入的各字揀押得最輕或沒有人押的字向大家宣布。這種巴仔很多，大家往往受其蒙騙，很久還在鼓裏；甚至有的明知其假，仍要押的也有。

放高利貸也是冒牌浪人的一種很肥美的收入。貸而名之曰高利，利息之大，可想而知了。但利息的輕重，大都面議，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論，不過比平常的利息總大幾倍。一般稍過得去的人決不敢向其借貸，放高利貸的「冒牌浪人」也明知這樣重利一般人不可

敢「問津」，所以他們目標中的主顧就全注到那些留連烟霞的人物了。本來烟鬼大都兼做窮鬼，親朋戚友，對之多抱敬而遠之的態度，一切錢款的信用早已失掉，「癮」迫得不得已時也祇有向高利貸一途設法了。但放高利貸的也不是盲目的亂放，他得先探查你家中有沒有父母兄弟，或懿親至友；將來有還款的力量，這纔盡量和你經濟提攜，任你暢快的亂花一陣。待放到相當的數目和時間，忽然臉一沉，向你討錢，烟鬼自然沒錢，只好推延，但一次可以推延，兩次就不行了。沒有錢，老實不客氣的叫幾個同幫的人把你五花大綁，懸吊樑間，一根一根的鐵棍會不斷地敲到胸間。這樣的私刑，即是體強力壯的也受不了，何況烟鬼，經得幾下？打得半死半活時，纔通知其父母或親戚拿錢來贖人。中國人本來最講惻隱之心的，到了這時也只好大家出來代其償債了。當我們發惻隱之心的當兒，正是他們高利貸手段成功的時候。

包討債，這也是「冒牌浪人」的一種不花本而獲重利的生意經。他們包討債的辦法很簡單，「兇」字是他們包討債惟一的策略，只要有人託其討債，將報酬費預先言定，立刻可以帶十幾個人到欠主家裏強索。本來欠債還債，理直言順，加以如虎如狼的包討債，如何吃得下？所以無論怎樣貧窮，到了此時總得於無可奈何中變出錢來還債。倘使

稍有挨延，那末手槍就會由褲袋裏抓出來；再進一步就摔東西，任你怎樣懇求，非錢不行。你如果受不了他們蠻橫，叫警察來壓制，但結果還是你吃虧，不惟警察不敢抓他們，他們反會把你縛去受刑。所以欠主遇着包討債來時，只好任其侮辱搬弄了。

我們自家人要請他們來欺侮自家人，實在是一樁可嘆的事情，一半固由自家人不爭氣，一半却也因為某國人在背後作護符，以致「冒牌浪人」纔敢這般強橫。何時纔可以把這惡勢力掃蕩得乾淨，我着實殷望着國家快快復興起來。

某國人在滬平車上

及時

去年八月中我從南京搭乘滬平通車北返，車行到德州附近，我正躺在座上睡覺，忽然有一位「某國人」跑到我身邊，一手把我拍醒，向我說起了「某國話」，我從睡夢中醒來，一心以為他是向我要地盤，於是便站起來，給他留出了座位，可是他依然說着他的「鳥語」，雖則在高中時也曾學習過半年多的「某國話」，可是經過了四年的長時間，除了還會說一句「糟糕伊媽死」以外，再也說不出第二句話來了。

他看我不懂他的話，便又說起了似是而非的英語來，這時還未等我說話，就過來兩個押車的憲兵，拍了那個「某國人」一手，問道：「朋友！你又不要你的東西了嗎？」說着便從身後拿出一個蘭布包交還了他，於是那位「某國人」嘻笑着不言語，東張張，西望望，總是現着不沉重，不厚道的輕薄樣子。記得家鄉人把輕薄人都比做麻雀（因為麻雀最喜歡跳着走，並且喜歡顛尾巴），因此我就以大國民的資格思想着：「像這樣輕薄

的國民怎能讓人起好感？假如整個民族全這樣，必定受人的卑視！」

兩個憲兵聚精會神的看守着他，讓很多乘客都很驚奇，我更納悶，因為我就在他身邊，可是他毫不在乎，並且摸出烟捲來，不點火就吸着，一個憲兵苦笑着說：「又裝孫子咧！」也許是因爲他真不懂中國話，所以竟連一點反響也沒有。旁邊的乘客都奇怪得注視那憲兵，逼得他不得不說出原由來：

「這小子從上海就上了車，直到這裏一點東西也沒吃過，身上也沒有錢，滿車上亂串，碰到那位乘客，都是亂說，說的話並不十分像××話，又不像西洋話，在那裏也坐不到十分鐘就跑了，東西（指那小包）丟了也不管，——」

「那麼，就要你們來照顧了！」一位乘客說。

「可不是嗎？自從在鎮江站上發現以來車上就派我們兩個人跟着他，才討厭呢！」這時那「某國人」拿起我對面坐上的一條手杖來看着好玩，嘻嘻地笑着。那憲兵警告他說：「那是我們中國人的東西，你不能隨便拿着玩！你不要丟了你們國家的體面！」究竟他懂不懂中國話雖不得而知，但是他聽了之後就嘻笑着放下了。「不是嗎？碰到那位旅客都是亂說，可是始終沒同我們（指他們兩個憲兵）說過一句話。」

那「某國人」暫時沉默了一小會，憲兵又說：「並不是我們對××人要特別照顧，怕是這小子裝瘋賣傻，或是打了中國人，讓中國人吃虧，或是跳下車去把他軋死，引起國際糾紛，讓他那國家又可以有借口同我們倒蛋了！我們——」

這時那「某國人」又風也似的向後跑去，那兩個憲兵便停下話來，慢慢跟了上去。我想着：「假如每一個某國人都要用兩個人來看守，那麼中國的軍警可就真苦死了！」

忽然聽得車那邊吵起來，等我站起來看望時，已經有兩個人滾在一起扭打了。於是全體乘客都起來看個究竟，車上秩序大亂，不多久兩個憲兵把那「某國人」架回來，讓他坐在押車警的座位上，不許他動了，另外有兩個車僮把挨打的一個人架向後邊的車上去，在許多人的企望中，那位憲兵又開始說了：「有我們看守着，他不敢向中國人行兇，便找他們屬國的人身上去找事。這回我一定不讓他亂跑了，——」

「那麼，方才挨打的是那國人？」旅客們在先都以為挨打的怕是中國人。

「那是個棒子！把頭讓他給抓破了，已經送回後車上去上藥，又給咱們填了一件事。」

「我還以為是中國人呢！」有人私自說。

「他敢打中國人，我早就揍他了，能讓他撒野嗎？」

那「某國人」在憲兵的監視下，雖然不有什麼表示，可是始終露着洋洋自得的樣子。究竟他同那個「棒子」因了什麼扭打誰也不清楚。

車停在德州時，那「某國人」非要下車不可，憲兵因為見到他是去北平的車票，想禁止他下車終究不能，於是兩個憲兵便也跟他下了車。在車站上我見他把所有的燒雞都翻閱了一過，結果一隻也沒買，來回兜了幾個圈子，讓兩個憲兵緊跟了他跑，到車開的時候他却又跳上了車廂，但是那是我前邊的一個車廂，至於以後又做過些什麼事，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某國人在廣東

英弟

某國人之在廣東，可算的是相當的倒霉，考其原因，一方面因為某國人所特長的狡滑，機詐，蠻幹等美德，不但咱們廣東人全有，並且會常跟他們「爭一日的長短」；他方面，亦因廣東人素有「不怕外國人」的脾氣——這脾氣，說起來，怕也祇有廣東人能普遍的具有吧。

茲列舉事實以明之。

讓我們先說「走私」。年來某國人在華中華北各地方公然走私，利用浪人或正式軍隊什麼的「包送包運」。可是，這把戲到了廣東就有點幹不來了。大概走私的先決條件是要有根據地。就根據地而論，廣東人從不容許某國人有這麼一着。莫說某國人在廣東沒有租界，就連貨棧或舖子也甚為缺乏。因此某國人常急急於找一個大本營，可是辦不到。幾年前，某國人曾在廣州的內港「永租」了一塊很大的地皮，準備好好的建築一座

大規模的貨棧。事前他們先把圖樣送工務局審查，（這在廣東是必須的）可是等到核准的時候，剛是雨量最多的季節，打不了地腳。雨季過去了，着手招工人。廣州市建築業工會的會員全都不肯受僱，說是工作很忙，沒有空。及至出高價從別的地方弄來一幫工人，倒不料就在上工那一天，半路上就給抓去一大半，至於其餘一小半，也不敢工作了。後來一打聽，才曉得那些工人都多少有點兒罪名，正關在牢子裏邊閒坐：中國人給中國法律判裁，沒的好說。後來好容易又運來一幫藉民，經之營之，待快要完工的時候，却又這麼巧，失火。今年今日，君不見：在內港西岸，那兒不是還矗立着一座火燒過的鐵架，看樣子倒像很可惜的。

不得已，某國人只好利用沿海的小港口，跟當地的土豪劣紳勾結，到處把私貨上岸蘊藏，然後看機會運到各地方傾銷。可是這辦法只通了一半。爲的是漢奸雖有，然而誰不愛惜性命和本錢，都未肯冒險。於是某國人更訂下最惠的條件，不特「包運」，而且可以銷貨完畢然後結帳。這一來，果然生意興隆，一帆風順，貨物安然運到各漢奸之手。然而，不忙！廣東的「緝私密探」却並不「低能」，他們又有他們更好的辦法。每當一次走私，緝私隊總派有人跟着私貨走，一直等私貨運到目的地，浪人走了，然後把

私貨跟漢奸一起運去。既不會引起交涉，實在也省麻煩。如此，中國漢奸日少，某國損失日大。此路又已不通。

最後，某國人索性自己開舖子，藉治外法權爲護符，推銷私貨。那知道廣東的業主，往往在「租約」上第一條便聲明：「此舖永不租與××人」。想方法又找漢奸出高價錢租到舖子，滿望從此「世代營生」，一勞永逸了，想不到各國領事不久都接到通知，要求把各該國的商店統列冊彙送，以便通令軍警特意保護，否則一律當中國商店辦理，不得臨時藉口云云。各國情知裏因，先後遵辦；某國不得已，也只好照送。那知今天名單送出，明天報紙便登了出來，誰不知道某街某號是××舖子。設若一時大意，撞了進去，等到出來的時候，包管你用錢買來的東西，有人義務替你拿去保管，還順口兒告訴你：「這是××舖子，專賣私貨，下次不要再來！」你若不服，好，請小心給硫酸什麼的「灌頂」。這樣，某國走私浪人只好放棄廣東地盤，「又顧而之他」！

次說「砲艦」。這又是某國人最常用最有効的把戲了。憑了這，曾在中國各地輪流演出，收了很大的利益。可是這把戲到了廣東，却變成「勞師傷財」，往往「無結果而退」。

廣東各商埠，廣州是從不會駐有五艘以上的外國艦的，偶然有，也不過是遊覽性質，幾天後又他去。最麻煩的是汕頭，因為他近某國屬地，他們的兵艦來來往往，很覺便利。有一次，某國在汕頭走私，事機不密，私貨和浪人全給抓了去。某領那肯干休，馬上調派許多大大小小的兵艦來圍汕頭。那時候駐防汕頭的是一位陳旅長，素負盛名。某領依其自己特有的外交習慣，先向陳旅長打交道，不料回答的是：「軍人不管這些事！」再到市府，市長說：「私貨已解廣州，請到省府去說！」某領碰了釘子回來，立即使出最後一着：兵艦升火戒嚴；脫光砲衣，對準各重要地方；水兵武裝上岸遊行；看樣子非「幹」不可了，當時市政府立刻正式照會某領：「貴國兵艦雲集汕頭，未明用意……。」同時，軍隊宣佈臨時特別戒嚴，沿海佈置防禦工事，更背上大刀，以便回憶。並通知其長官，說是這幾天汕頭防共，施行戒嚴，水兵登岸，只可五人以下，否則發生不幸事件，責任應由某方負去。同時廣州派去飛機一中隊，增加實力。這樣相持了一個星期左右，某國兵艦先後都開到別處去了。

上面我告訴了讀者兩件某國對付我們廣東的事件。下面再說一說廣東人對付某國之一斑。

「杯葛」一事，說來廣東也較認真。「抗×會」在全國，廣東是最後取消。公然搜查×貨而焚毀，置抗議於不顧，也是廣東做得最徹底。舉例說，好幾年來，廣州和香港的報紙，便絕對拒絕刊登某國的商業廣告，甚至連船期欄上也不把某國的船期列入。什麼中學眼藥，什麼阿沙孩啤酒等怪名字，也從未出現於報上。去年某國打算在廣東推銷陳米，給米業公會一鬧也就完了。

某國在廣東的居留民，若穿了他們本國的服裝，他將買不到東西。所以，在廣東境內，很少見有長袍大袖的小人在街上高視闊步。

再往深處說，在別的地方，拋了一塊焦皮在路上就會危及友邦人民；在廣東，打死了某國人只好算是「地方事件」，賠錢了事。從來某國人在廣東真是毫不得志。淞滬之役，更深領廣東人的利害。有一天，某國人在中國境內得勢了，廣東人是不會被留下多少的罷。

我希望住在平津而感到悶氣的朋友，有機會來廣東一舒積悃！

二六，四，廿六。

周作人先生著

瓜豆集

精裝九角
平裝七角

作者自序云：『這三十多篇小文重讀一遍，自己不禁歎息道，太極了！聖像破壞與中庸，夾在一起，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有好些性急朋友以為我早該談風月了，其實自己久未嘗不想談，談了罷，要談風月了罷？……其實我中還是未嘗不想談，談了罷，要談風月了罷？……其實我先觀本集為快。』世欲知先生之思想態度者，定以之

歐風
美雨
語堂等著
每册五角

蘇聯
見聞

于炳然等著
每册五角

北平一顧

老舍等著
每册五角

北平是世界最美的都城，本書是敘述北平最好的讀物，作者四十餘，都久居北平而文字美妙。手此一書勝居舊京十年也。

日本管窺

周作人等著
每册五角

本書作者三十餘位，全是真正的日本通，為我國人認識日本唯一的讀物。

遊山日記

清舒白香
每册三角

遊山日記清舒白香作，舒氏白文章清麗，想通達，在文人中不可多得，所記有幽默笑思，罵，有巧譬，罕喻，有透澈議論，有幽默風格，開散自然，涉筆成趣，堪稱日記之珍品。



宇宙風

合訂本

一集三版
二集再版
三集新版

每集一元五角同時合購兩集以上
只收兩元寄費每集二角三分

她們的生活

二册
每册二角

婦女的自述。凡女性所受的甜酸苦辣，無不活躍紙上，而售價特廉。

貪官汚吏傳

二册
每册二角

貪污不死
謹以此書

大禍不止
略訴民苦

鴉片之今昔

四册
每册四角

四海之內
傷心慘目

皆鴉片也
有如是者

某國人在中國

編者 鍾谷人

總經售 宇宙風社

上海愚園路愚谷邨

每冊三角

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創刊

本刊目的

本刊特點

本刊內容

散文雜誌最高峯

林語堂陶亢德主辦

預定價目表

時間	冊數	國內	香港	歐美
半年	十二	一元	一元六角	二元二角
全年	廿四	二元	三元二角	四元四角
		日本	澳門	南洋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以直接向本社定閱爲限